論學篇雜

雜說附錄

老解滙纂 四

備禦論辨

癸亥 月反正初國事纔定未成頭緒凡百策應咸萃於公公乃陳啓曰臣七十衰年銓衡重任勢難堪當而況兼軍國許多之務乎方今時事危疑募軍扈衛既已受 命當盡心料理而他事則自有主者百僚率職摠于大臣一應軍政委諸兵曹可也懇乞遞免而 上不允公又乞遞銓曹與扈衛大將請躬巡兩西諮詢民瘼革舊啚新以為禦賊之計而 上以公年老跋不允是時孟推官出來多有徵索之事朝議以為 聖上龍逵興之初接待唐差當以正禮不可曲從其請以啓後弊公曰國事將創危疑未定寧能禁唐差之貪索乎而況因善遇之累以

此意陳啓。竟不見施以致後日難處之患。九月又以西邊守西
禦之策陳劄。大學精鍊鐵兵以固根本修築南漢預定保障合
軍誘堡固守大鎮抄鍊西兵不入南軍屯田邊地以資兵粮復
設鎮管以便戰守江邊空地給復募耕兩西人才收擢用等
語凡八條仍請邊地事宜難以遙度臣年雖衰老自量精力尚
堪驅馳親往西塞料理而來　若曰省卿上疏深嘉憂國之誠
卿親往西土善爲覘畫之事必多寔是國家之幸然西塞之寒
倍於他道往還之間必經累月誠以不能允從條陳之事當與
廟堂議處焉又陳疏請往言甚懇切　若曰省疏益嘉卿爲
國忘身之志卿今老矣決不可遠往宜體予意在此籌畫可也

時因孟推官不能善待毛都督信聽讒言將有查官出來之說
公以不可不擇遣腹心重臣相機善處而先遣李馨遠稱以故
府郎官與李尙吉同詣闕旋之意再三陳劄而仍請自往萬寨
西邊軍政 答曰省劄具悉卿爲國請往關西至於再三良用
嘉悅焉但卿不可離京遠往不能允從李馨遠事依啓 十月以
又以擇良將固邊備等事陳劄 答曰省疏具悉嘉卿爲國之
忠疏中所陳當與卿議處解予至意須速出仕 十二月以先
事預畫之意眷眷陳達終不得見信於 上而下與廷議矛盾
雖在朝廷事無可爲者故以松京當西路要衝欲預爲出守收
拾人心募兵儲糧以備 親征進駐之具再三請出 上不允

公又於 榻前力陳不已 上不得已許之於是以府院君兼
御營使出拜西守陛辭上劄曰臣曾於 榻前再三陳啓得蒙
此任明將啓程顧念臣年迫七十事君日短區區犬馬之情臨
發尤切雖蒙頻頻徃来之教而臣之在京未瞻 天顏纔過數
日則思有所達終夜不寐況此遠離眷眷之危衷只懼曠職之有
闕也歲時朝賀奉箋躬来一望清光是臣之至願罔望五雲不
知所云 答曰省劄具悉頃者因卿三請勉從是行到今思想
不忍相離之情與卿無異乎深恨率爾聽從之過古人駟不及
舌之言誠不妄矣歲時 上来事依啓甲子八月公啓曰京城手
之事爲今日臣樂竭一國之力厚其廩料而當國危亂之時則

不宥致其死力此豈平日養士之意乎且今年西路之事萬分
可慮臣意則別送京砲二千於元帥處厚養鍊習以爲禦敵之
策而以二千所食之料分給別募之士以爲緩急可用之資則
邊城有恃而根本自固矣 上曰若一時勒送則似有怨苦之
事輪回替赴未知何如令廟堂議處公於反正初以爲先行號
牌次行量田乃是富國強兵之計以此累陳於 榻前故號牌
節目既已議定將爲頒布而緣國有變亂未果行焉至是公又
上劄請於冬前速議行之且久任方伯簡擇守令以責成效而
必先行號牌然後量田軍籍可以次第舉行 上答曰省劄具
悉卿以號牌量田等事前後惓惓卿之忠懇予極嘉嘆先行號牌

牌之言卿言是矣但今年逆亂終定歲且不豐大殿施設似非
其時然當設處焉時號牌量田將以過詔使後輩行而備局以
二者之後便否又欲收設於筵臣而為之公上劄曰殿下畢
設大事半途還府民不蒙惠恩反益滋宜 殿下之有所持難
於號牌量田而有此更設者也臣意不行號牌民居無恒籍軍
無路當此與賊對壘之時大小抄兵無歲無之而民無定居有
同捉影一人在逃侵及十家在在流散將無以為國惟坐而待
亡曷若速行號牌以為自強之策乎臣於反正之初首建此議
者以此故也如此大事豈待人人合意然後為之伏願 聖明
勿為目前姑息之議而沮撓而行之且量田是一有司之事然

置得宜則不必過慮今宜嚴立事目使其守令各自打量而監
司親自巡檢從輕重科罪待其十分詳盡捧案 啓聞後朝廷始
遣使令抽牲打量則事歸着實而可除民弊矣然則先行號牌
使民奠居而次行量田以正田結寔非事有條理而為國之大
計乎 上荅曰省箚具悉號牌等事不可不熟講而處之當廣
議處置焉時有以號牌為騷屑而欲先行軍籍者故 上有號
牌終行之教公又上箚曰當初朝廷以裁省大同存殘木三事
將為一時並行臣力陳其不可而終不見施果然二事中廢裁
省雖存濫為積古徒有其名而亡其實效矣今番號牌萬口一
同皆曰當行而大臣不能自斷乃出收議之論有同作舍道傍

君相不能自拔謀及於遠人曰能成大計乎 殿下今以號牌
徐爲之 教若然則量田先之乎軍籍先之乎量田之不可先
臣曾已陳備其利害而今者無事遑於充定七萬逃故欲以軍
籍先之曾不料七萬良丁之括出有甚於號牌之騷擾而反不
若先行號牌則無役良丁自來爲役者不特七萬而已豈非計
拙之甚者乎臣意若無號牌而欲充七萬逃故是爲大亂之道
伏乞 聖明特下臣劄于廟堂使之更議以救燃眉之急 上
命下備局則回啓曰李 自前力主先行號牌之論臣等亦知
其爲今日不可已之舉而猶有所持難者百年廢閣不行之事
一朝舉而行之民必驚惧一也大同旋罷民不信法一也壬辰

以後民散既久任是行上 以爲當然一被拘束處處騷屑一也
若成之甚趦趄未決不免長慮却顧者亦非有他意也然不爲
錢牌而將充定迯故則有同緣木而求魚到此地頭錢牌之外
更無他策天下之事惟勢乃成一二臣同未爲無助及辟敵之
所同者乎勿爲遲疑請依萷辭數然行之而量田則姑待錢牌
磨勘後次第擧行 上答曰覽成李萷子之辭亦有所見具
悉爲國之誠但近年以來人心未定國勢不固災異甚酷歲且
連凶上年還凶荒之餘今歲經詔使之行蒼生失業愁怨之極
此時施設亦不易哉錢牌難行之勢果如西啓內所陳則不穿
民情拂而行之恐有難行之事耳至於籍軍則非但 祖宗朝常

新舊視而能行之有從其騷屑之弊而無不至於號牌之甚始
行此法以補闕額號牌維持民心之稍定易設施行然又上勸
曰備局回啓上陳難行之弊未請速行之由有若二人之說使
人觀之莫適所從宜 殿下之有所持難者也今以號牌軍籍
之難易言之平時則人多田少而民有恒產雖被抄於軍役不
致失田土而之他故民無逃避之患籍軍之難不至如今日之
甚然而年久則還爲虛籍矣今則經亂以後田多民少逃役失
業散而之他者無號牌拘束之事則何憑括出然至於擧國而
亂而終無籍軍之效矣臣意今行號牌則有役之人皆指役爲
真而厭其之者指無役閑遊之類矣擇其中有恒產壯實者以

定軍役其他無恒產者抄為餘丁每年口收一疋之布以補軍
兩班中亦抄其壯健者稱為武學限三年習其武藝別作一隊
屬於御營又以殘弱者給其奉足分番來衛闕下而仍令赴防
則集亦各得其所而不至怨苦矣 上答曰省劄具悉所陳之
事既已款定姑待後日後朝講時公入侍講罷右相申欽進曰
軍籍先行多難便 上曰如此之事大臣不能定見每為一二
人所擾援國事無定為之日久矣蓋一二人 上慮指公而言也
公進前力陳其利害 上不答右相曰此事非徒李 言之人
皆以為難便故上達矣 上教以是軍籍當先行矣 上又不
答時朝廷先行軍籍故欲遣御使公又拳陳其不可上劄 上亦

答曰省劄具悉而啓下備局益講關之法雖曰以力請得爲準

行而以時在外不得參於相議之時義未料理失宜節目煩瑣

則恐中樞不行只成疊層之資非以終始請行之本意故乃區

畫其切實數三條賦書於備局而罕得施焉以以爲既罷備者

裨而軍籍節目亦多失宜乃條陳變通之策而與劉太君宗吾

衛鎮管之制以爲居重馭輕之道復加保備馬之規以寓兵農

區別之意且曰陪與李曙所見不無異同而其於憲章之際關

詳遠大各有所長與之協恭軍務期以歲月責效將來姑罷新

軍籍而還用歲抄之法則　祖宗舊制可遵而民情必安矣

上答曰省劄具悉劄辭非偶然予甚嘉之但古今異宜智者要

有一史剳中所陳似雖盡施當令廟堂數處焉啓下備局而猶防禦以以所言不行而前去屢承嚴旨不安於心陳剳辭職則

上答曰省剳具悉至懇卿其勿辭速出察職 以 又啓曰都監軍兵之事前已陳達矣大槩九百逃散之卒豈可盡用軍律乎築城罰防堞炭等事殿已中止而今又有收米之擧云當初殿不施逃散之律到今法令不可如是續續為之矣李曙曰前則每名逐月收炭一石而今則每朔收其料米五斗移送別造廳以為鳥銃打造之資矣 上曰減料之言太為不當若使是備納則是或一道而豈可減其料而還納都監以為國家之用乎以曰京畿軍士潰散之類只派將官旗隊捉而其餘蕩滌以示

寬大之政可也 上曰到今思之當初未能決杖言之無益若
減日數而速為區處則似可矣 公曰此軍若於親華習陣時特
命蕩滌則可矣 昨於親華習陣時又以蕩滌逃軍之意啓達
上曰盡數蕩滌似過欲為分級而拼罪未知如何 公曰其罪既
同則其律不可輕重之也今若有所低昂於所以廣施寬典之
意也 上曰然則當依卿言而處之即招大將申景禛詳問逃
軍及扈衛之數而逃軍則盡為蕩滌扈從者則特為別堂犒饋
仍各賜白金二兩 時關西潰卒朝廷以為誅之則不可勝誅置
而不問則軍律不行論以減死之律而充軍罰防築城役而隨
其所在而施法未免罪同而罰異公以為許多逃軍不可盡施

軍律莫如因此大赦蕩滌乃上劄畧曰臣於受初以先務告而

聚滅罪潰軍姑俾兩城之役以爲擾搖清野之計屢度陳啓皆

未蒙允雖悔曷追今者一様逃軍或徵布或徵米或徵牛其當

而準納者則得以贖罪窮不能自贖者則使之充軍用律爲且

罰不得均施而至於潰軍之未準防者許稍成邊非徒近於兒

戲殆亦失軍心之大者驅怨叛之民責死長之義恐難得力於

緩急矣噫逃潰之軍誅之則不可勝誅不問則恐有後弊今因

大赦蕩滌其罪而更爲嚴明軍律則此實因時制度之一大機

會也渠知宛罪之得免則其感戴 聖恩爲。效忠之心必國

倍於凡人矣與其虛養無益之兵曷若以其糧收養邊民以爲

國邊之計哉 上命下備局而乃以驛臣之意防啓則 上答
曰觀渠辭更爲思量則其所陳達似非偶然設道逃軍係渠辭
並爲蕩滌而其中再逃軍無功勿容赦於是備局請遣宣傳官
宣布德意而赦之乃以爲再逃及潰軍既以減死定罪而未得
一併蒙赦有所未盡於大霈之政又上劄畧曰臣伏見前日判
付內只放逃軍而不及潰軍仍令勿揀赦前又見備局啓辭已
赦逃軍待開春放還云三者皆未知其可也今者潰軍等或被
虜而剃頭或逢賊而被箭幸而不死逃還故土其情甚可憐也
至於南軍則以其後期之故加杖一朔朝廷之論罪亦已甚矣
此等今見逃軍之放還必將曰罪重之逃軍既爲蒙恩而吾等

獨。蒙宥乎怨國之心想倍於前日矣臣聞西土無處不精未壯而飢困已甚朝夕且死西路之人皆以爲若除宮壽之饋餉雜可以資活云此言正與臣之遠度相符放此潰卒慰其定著之心資活之無以爲長久之計豈非今日之急務乎且聞義州分配之軍在道逃還者甚多而並令跟捕云此雖有再逃之罪而其情亦或可恕噫饑饉一境滿目蓬萩本土之民雖若惡其鄉井而糊口無策不能自還況此累延千里遠配異域者其何以自活乎國家減死定配其意有在而反置之必死之地亦豈無逃得乎況此軍軍已爲捕得首倡置之重典則王法亦已行矣其餘未捕者一併蕩滌以示好生之德不亦可乎今之在逃

亦多至累百皆捕之今見於是大守令畏罪在下嚴刻侵族及
隣囚繫滿獄夫赦者所以與民同慶咸歸太和而是令朝頒咸
刑多至此非古昔帝王雷雨作解之盛意也且古人詩曰赦書
一日行萬里安有既已蒙放而仍留配所至於數朔之久乎臣
之此言非徒以釋罪爲重蓋以遠越赦文本意爲未安也伏願
聖明以臣剳意更詢廟堂潰卒與再逃之軍並爲即日放釋
以固根本以重赦法　上答曰省剳具悉嘉卿憂國之忠剳陳
之事既已設定今難撓改矣時關西潰軍赴防於邊地而逃回
中路欲爲苟免計以爲主將見潰而朝廷只欲罪潰卒而
不問潰將朝家用法大失輕重之意入侍筵中極陳其不可又

上劄而下之 上答曰首劄具悉劄中之事旣已酌定今難輕
議矣其後因備局回啓 上命限朔定配以又上劄力陳潰軍
罰防之弊而且新恩出身以年正色粮之故使之自備粮立防
四朔今年歲飢民窮甚於甲午其勢救死不給何暇治戰守乎
以今物力雖專意戰守勢難沮遏長驅臣意一 以生聚爲務雖
得一手業一尺布必輸入西邊 以活飢民而三南防軍則切勿
入送可也今茲出身亦令從自願或收布免防或準朔給料而
以其收布募立西軍則公私兩便而兼爲賑救西民矣 上答
曰首劄具悉所陳之事令廟堂採施以 上劄又陳逃軍定配之
弊且曰代射倩射借擧之類畧百餘人今將全家定軍於邊塞

勿論有罪無罪皆歸咎於道路考之律文則此等非罪乃杖一
百身充水軍云 祖宗正法甚無所據伏願 聖明令廟堂速
爲變通以正人心以正王法 上答曰省啓具悉逃軍之罪已
爲稟達講定矣今雖換政啓未可陳而無可見當。廟堂議處焉令
乙丑六月初二日体察使張晩爲防秋請入南軍三千以於邊
中力陳其不可又上啓條陳其七害 上答曰省啓具悉啓辭
當議處其後竟從之設不爲調發七月體察使張晩欲移兵營
於安州公以爲兵使以主將氷合則進守邊城氷泮則還守寧
邊乃 祖宗朝傳來舊規當此邊虞孔棘之日退守安州是以
淸北之地人民與賊也乃於備局公會與張晩大言相爭極斥

甚失又上劄力陳其利害　上答曰省劄具悉於是張晩大也

乃陳劄自明而至有被人蹴踏有同小隸役也於南以興而陳

劄請罪等語以又上劄以明其日相爭之本意而仍爲乞退則

上不答而傳曰賢成李　玉城府院君張晩曾元勳爵位崇

重之人所當相敬以義爲有不遠而當彼此相救以循國家之

意而敢以言語間事肆其辭氣有若鬪鬨至於援劄乞遞猥濫

甚矣所當推考以戒後日而今姑置之此兩劄還出給八月二

十七日　上引見公因語及邊事　上曰卿每謂西賊不爲犯

境今年事勢如何公曰今年則以臣所料似無邊警矣　上曰

毛都督言椵島入賊中將誘賊出來云然公曰此賊之於我國

形勢豈待韓澗而後知之所以不能輕犯我國者以 天朝方
與西㺚合勢恐因東擒而設其後也臣頃見逃還人而問之則所
言亦如此矣 上曰其言似有理矣 公曰臣自反正初請於關
西復設鎮管各守其地不徵南軍募錬土兵為當今第一計故
臣累請自往料理而 聖明終不允許今宜擇用此策而修築
諸處山城使各邑守令率其民入守以為據險清野以主待客
可也今若合一國之力專守當路一城而不能當賊則因其破
一鎮之勢長驅不已如入無人之境年前逆賊之變亦可以驗
矣凡禦賊之道賊未犯境東西南北各守其地而及其犯境次
次調入乃其常籌賊未來犯先發遠軍國弊根本非計之得也

上曰南方抄得萬餘精兵待候於各其境上未知如何　曰
此廟朝謀等今不可數者也後聞虛報之弊軍兵待於境上其
為勞民動衆則一也若令各道守令預抄精銳裝束待令而出
令兵使來候於境上以待朝廷命令而脫有緩急傳令各邑於
兵來赴則可及機會矣　上曰凡事在於得人李曙抄得畿邑
軍二萬已為擇鍊庶得力於緩急矣出曰兵務精不務多臣聞
李曙至誠憂國以畿甸之殘敝抄出二萬故雖一家同居之人
皆為被抄而餘民無多脫有兵興則應役責辦者無人云臣意
精抄其中壯健者為兵而除出老殘定其奉足則軍情歡悅而
事可為矣臣以此意語於李曙則亦以為然未知其果能行之

矣 上曰抄兵不可略少韓信多多益辦算中盲者蹇者亦皆
可用矣以曰用兵之法必先擇選鋒以其選鋒之精銳爲勝負
判焉韓信用兵豈徒取其用之兵爲多多益辦之貴乎唯在其
將之能與否而已蘇以罷出後 上即命招三公備局堂上議。
三道軍兵番待境上之令只令兵使趨冬防來待於境上時乇
奴龍有推舍之漸與而虜交通且與我國生釁勢必至引賊來犯
之勢而朝廷徒以助糧應求爲目前之務不思防備之策以
爲賊情難測而在我自强之道不可少緩請令各道監兵使類
春選鋒於各邑如有警急西北四道來會京城以爲隨勢繼發
之地且歸牌期限毋令刻背勿遣御使專責監司陸防出身而

分番宿衛試藝落講而始屬武學者邑校生加定額數只施仁
政務悅人心等語凡七條以此意陳劄則　上命下備局皆依
所言回啓而唯停御使出身武學等事不行焉公又上劄畧曰
今年西關方比前尤急收拾人心為當今第一急務豈可使累萬
出身一國儒生皆失其所而膠守常規不為變通乎深根固本
之計莫如始停御使而落講儒生移屬武學除防出身分番宿
衛以為順民心固邦本之地也若用臣言則他日緩急可見親
上死長之效矣不能歸附一舉反為驅援之資而且將中府不
行殿下引臣於　榻前使之面陳得失而更令廟堂商量禀
處而後罷遣御使亦為未晩　命下備局而皆不得行焉公

入送庫極言事之否又爲陳劄啓曰甲子春初 殿下以戶曹卿言賂虜 宗社爲數今又不用臣言無知後日之追悔有甚於甲子年當初歸附出於臣策而到今不用臣計及甚事敗後以誤事罪臣則不亦寃乎朕有事變人心潰散則莫謂老臣今日不言也 丙寅七月以以林慶業事往益山寓家行到公州見南軍資送之弊以爲毛將之變非出於一朝一夕而多存害無驗入無糧之地行齋居遼遠近驗然非詐之得乃上疏略曰邊城糧餉盡被擄掠雖入南軍必先詐閑西軍餉有無而後調芥可也況毛將非朝夕可虞之患必蚕食清北之地然後更出吞閑西之計矣爲今之計精抄清南軍兵使之各守其邑而兵使率

清北諸軍抄選精銳先為應變江原黃海道之軍亦令整束北脫有緩急待變使之及期赴戰而三南畿甸之兵聞變則咸聚京師專屬扈衛以為臨機調用之策則居重馭輕深根固本莫切於此設使不幸關西不守而根本鞏固則恢復可期不然而賊來犯境先為困斃根本土崩之患勢所必至臣切慮之臣聞五千兵資裝之本多至八萬餘金而一歲資送之費倍之及到關西亦無見糧則不特匱竭內地關西之疲弊想亦由此而益深矣若使今年如是明年如是又明年如是則不待外寇而邦本自潰矣臣雖愚妄亦非病風喪心者今於此事終始力爭而不知止者誠以國家興亡判於人心之向背故也疏上答下備

向西不行焉九月初六日以還朝又陳一路弊瘼以不入南軍
爲急先務而上劄 上不允公又見天將之詐叵測以抄選餘
寬雜牌停軍籍順民心等語上疏而不見施丁卯公爲尹煌李
檗等所劾退在江舍九月承 命入城卽引見公啓曰臣退之
久而尚無振作之舉臣切悶之今日和戎雖出於不得已之計
以其得臣二人而專責征和之任則和以緩其勢征而復其讐
非當今之務乎被誣於臺論退伏數月今始入城聞朝廷於邊
軍務一事其所規畫皆不合宜宰臣之望呈戰乎有傷体面百
官之收布補餉誠爲苟且當將之出外只爲驗屠軍民而有妨
於州郡北兵之廣西徒爲凋弊北邊而無益於實用爲今之計

莫如不入南軍募得西土破產失業之民抄為兵丁而收布於
三南以責之收穀於遠道以饋之如此則人爭應募而皆是調
用兵異於部伍軍矣且令兩西物力蕩然一空十年之內難以
生聚限五六年蠲其賦役使之安居還集而唯以募兵為事且
勿為藥兵一委使賊不敢生心於攻掠視若虛靈之地而各邑
守令廣抄復營軍以為邊鋒扼險清野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則
賊不敢肆然長驅而三南根本亦無蹂躪之患矣如此則兩西
雖曰殘敗可得精兵萬餘今者移置安州築城黃州大非得計
上不答曰以為如賊雖退而在我自强之策不可○及時講求
定乃歷陳朝廷料理之失宜而播遷當今軍國之切務在悟上疏

十餘策上　啓下備局而廟堂不能精審回啓　傳曰此回啓
有藉漏無伴更令備盡回啓則備局雖更爲回啓而別無採施
之事公又上劄更爲通參諭下以明其回啓之失當凡累萬言
大槩順民心選將才罷營將復鎭管分兵農務選鋒不築安堡
據險淸野不入南軍募兵西民爲至急備局回啓乃曰臣等所
見已盡陳達徑長採擇唯在　聖上若曰緣設於公之公。劄中深
攻備局回啓之失爲歸罪於有司堂上故兵曹參判崔鳴吉乃
陳劄辭職十月公又上劄畧曰伏見備局回啓之辭乃曰將臣
等回啓力加鐫磋而已臣不勝瞿然惶悚之至　聖上憂勤夙
載群下之怠慢日甚一日人皆曰國事不可爲紀綱之壞敗軍

民之怨苦莫此時若也實厥所由臣恐奉行之與其人也安有
君子得志清論方行而國計之板蕩一至於此乎臣意雖君父
之過舉古人或牽裾折檻或毀麻復擬期於必聽況廟堂所爲
乎君上所失大臣不能格大臣所論重臣不欲爭則不幾於人
各自是而莫敢矯其非者乎與書奈判崔鳴吉之劄亦曰西路
築城之大早各道營將之難便逃軍減律之不可臣之妄見誠
如此累年於大臣解臣而言不見採事已施行之後則只當姑
從群議觀其成敗何敢呶呶於既往之後而鳴吉以元勳宰臣
身爲備局有司之任爲所見不及則已矣所見既如此而姑從
群議待觀成敗此豈平日所望於鳴吉者乎雖小事既知其非

則不可苟同況此兩年三事係國家安危而鳴吉終不力爭
反以臣爲迂憒所譏未免太過乎臣與崔鳴吉俱是元勳而只
職秩有差耳若有國亡則臣危而鳴吉獨不免乎當此危急存
亡之時凡軍務變通之事廟堂乃曰終待宰臣亦曰姑觀 聖
上亦以緩議爲教而上下偷安無意振作一朝禍迫則未知將
何以禦之乎 殿下於此時雖思用臣言而不可及矣臣爲有
所見與廟堂諸宰相爭故廟堂乃以纖疵爲言宰臣亦自此
辭職臣亦何敢自是已見喋喋於衆非之中乎伏願 聖明亟
遴備局堂上使朝議歸一以濟國事不勝幸甚 答曰省箚具悉
人之意見各自不同今雖相對論辯必無脗合之理也且備局

堂上句辭宜矣時以賊擄還送義州屯出所獲男女數萬餘人為甚講和而放送王弟一行亦以極禮而待送之惟以春秋開市為請上拘於 天朝不為狀許之以為既與講和則不可因此一事遽起爭端乃請對陳達而且曰朴蘭英持去文書臣引對時始取於承文院而見之則措語多有未瑩處不可不改撰以送 上曰卿以元勳不可不兼承文堂上即令除授而改撰其書以送時胡差仲男以前日被擄人一千三百名刷還事特胡書出來 上下廟堂議欲送則萬死生還之赤子反為驅送虜口人情之所不忍不送則恐有生釁之端廟堂備局諉臣欲為料宜處處之道而莫敢發言以上劄曰講和之不可人孰不知

而不得已而爲之者歟將 宰秋撥也令集之所言決不可啓
從而至於義州拘囚五六人其時既已與賊相約許以秋市贖
還前則擇能在彼雖欲不許終不可得先遣此人而善爲設辭
以解其忌從後贖還可也而然而從守堂之正論不顧應變
之術宜先此機會以激其怒而亦不能精算兵直擣巢穴則
後悔無及 上答曰首揆具悉卿意深嘉卿憂國之忠所陳之
事既已講定今難撓改矣蓋於其前吏判張維以爲可刷還之
意陳劄啓下而備局以先擇役不殺之意然後修改爲回啓故
也以又爲此事請對則 上答曰以國忌不得引見所陳之事
書啓以乃力陳其利害而又攻斥張維以從爲無實大言而不

思殫國遠慮 答曰知道張維之言正合予意今因此事雖被
兵禍決不可思副靈言也且張維劄中所謂老臣等語頗有輕
侮之意予亦極以爲非矣公又啓曰臣伏見 聖批曰今因此
事雖被兵禍決不可思副靈言也臣反覆 聖教大哉王言也
是以足以感激民心可以制梃而撻利兵矣三軍之士必聞此
教訓不啻義光鎣爭死於鋒鏑之下哉臣雖老妄無有人心豈
不欲仰副 聖明之至意而顧今國勢無食無兵非徒難以自
振而亞酷被兵禍了遺餘殘餓死相枕為民父母而莫能救活
足以傷天地之和氣故人妖物怪疊現層出氣像之愁慘未有
甚於此時者況又饑饉之極加以師旅則無辜赤子入井之患

豈止於善于殺掠之人只勞一往而旋又贖還者乎 殿下明智
不得不拘於小名而反失肩背之輕重臣切悶焉入送之後如
以不能贖還爲憂臣雖年老氣力尚強當往來虜中完璧而歸
殿下今信名宰之大言而不取諫臣慮遠之長策還激其怒
以致亡國之禍則不幾於宋襄之仁乎 答曰予意已定卿勿
更言七月日又以前劄之意撰劄請對而持其冊極陳於 榻
前〻 上曰其啓辭下廟堂稟旨李墢進曰前日 聖教曰雖被
兵禍讎不可忍副虜言國人皆曰大郡王言今若更有處置則
人心必爲讎讐須別爲善處之教然後人心可定矣 上曰非
有他意也以不下其啓辭爲悶苦故使之啓下若義州刷還事

則不在其中也時注書姜瑜上疏論刷還事而以妄言誤國扯
制人口等語所以不遣譯官乃陳啓請退則上答曰省劄
具悉年少之人不中之言不足相較卿其安心行公仍備忘曰
今觀注書姜瑜上劄僥倖貪成事 不遣譯官事極可駭所當
推考以懲僥倖原元勳之罪而從好於言路姑爲罷職之政院知悉
於是公退在江舍仍爲呈告則 答曰此非元勳重臣退在之
時勿辭速出行公 又上劄曰臣之前後所請送者只義州爲
胡所擄留六七人而已外間誤傳以爲將並刷千餘名外人不
足言至於張晚亦不知如此曲折而及聞鄭忠信之言然後始
解其惑李埈方爲承旨而亦不詳察至與臣相爭況遠方之人

何可家諭而户說乎臣聞自數日之內人之所見頓異於前皆
以爲與逆數人而還爲賊來則無害於權宜處變之道云臣意
令備局校擧此事曲折分明曉喩中外則不爲無助於解惑矣
聽而士夫間不識事情高談大言者從此而止息矣且陳疏所
於年少輩不可不反躬於朝端之意則 上答曰省疏具悉卿懇
予意已諭勿辭速出行公以副予望自初七至初八日再有召
命以乃力陳難進之義而 上敎曰今臣過憂國事攄衷請對妄
陳愚見獲罪史官見斥臺諫席藁江舍以叙至嚴尊愛直慢之
罪不敢偃然趁召 上答曰省疏具悉卿以與國同休戚之人
因一言之不用遽退江村殊甚過矣從速入來以副予望更而

爲如此之言是時副還之說兵判李廷龜之意亦以相符故上
劄力陳義州拘留人當副之意廟堂亦以此意回啓 上命依
啓施行焉是月以又以不得出赴之意上劄待罪 上答曰省
劄具悉年少輩妄言不足介懷須勿固辭速爲入來以副予望
二十日以拜兵判乃上劄辭職曰方今軍政潰敗必得智慮深
遠諳鍊軍務者然後可以變通得宜如臣衰朽者决難冒據請
命遞改 上答曰省劄具悉卿自少知兵智慮過人今拜此任
亦云晩矣卿其勿辭速出行公九月因平安監司金藎國啓
欲以入防出身充於攔捍以乃上劄曰臣聞西路捍軍欲以宗
兵爲之云知以出身則文武無異而武出身則其貧殘困苦倍

於他人有馬者無多今又驅責擬將而如或馬斃則忽將步行
傳命國家待出身之道決不當如是以失八方武士之心 上
若曰省劄具悉新出身除防不可之意前已喩之而爲如是煩
瀆以又上劄請設教訓廳將欲修舉 祖宗朝廢典上下其設
將行而左相金瑬於經席力陳其不可 上又令兵書更議以
乃回啓曰兵書雖曰本兵之地中外軍務備局皆自主之惟上
番軍門三廳訓局軍本曹得而句管而 祖宗朝教鍊條法極
其明悉臣等欲依古法鍊閱陣法使衛卒習行伍坐作之節教
訓兵書使武士知行師用兵之道此果迂闊騷擾之事乎幸而
武士之中或有精通武經而可將者出則不但侍衛有將其於

備局亦宜有收用之效耶本曹之意不過如斯而第以所掌乃
異事非創施故不爲先稟而輒徑先啓請事竟爲旋施旋敗之嘆
此則臣等之罪也至於代立之弊莫如斯論但既立科禁隨現
嚴治又因教鍊益加精詳則代立之患不多矣今此令軍卒習
陣教戰而稱爲武夫者坐而已則安有舉目不知合變而用
之於臨陣卒準等雖有嚴憚之弊而要不可不早爲禦制紹來
俾無驕怠之習可也　上答曰知道當初不識本曹之意然遷
其騷屑使之更設矣若如啓辭則似無大段騷屑之弊仍無變
行宜當且上番軍代立之弊有掌禁亂痛革弊習　己巳三月
胡差仲男持胡書出來多有難從之請以爲恐嚇之計而倭使

玄方來到釜山聲言將助兵平遼借途朝天而請爲上京朝廷
時未得接應之策公屢上章劄備陳利害曰當此國勢危急之
日南北生釁禍將叵測亟送朴蘭英於胡中俾盡相機應變之
道而玄方弄兵欲上來則終難禁遏不可不權許其請以觀其
心上以切爲邊慮爲教而皆不允之且朝廷以鄭弘溟接待倭
差不能禁其桀驁以奉使辱國被繫公乃上劄救之其後倭差
強請上來朝廷竟不能禁及其還也公以爲彼之出來凶詐叵
測而又有平遼朝天等語不可不隨送差人探其虛實且以此
意具奏天朝以爲他日執言之地可也章五上而備局皆防
啓時袁經略旣誅毛文龍聲其罪惡咨諭於國人而又有揭帖

朝廷設遣問安官而崔有海以堂下官將往以以為接待倭使
亦送使臣今於經略衙門不以使為名而差送堂下小官非但
事體不重甚於周旋機務亦似疎脫乃以擇遣大臣之意陳劄
則備局回啓謬引故例欲改以賚咨官臣又上劄曰經略之於
我國甚体面如何為明甚證文謂稱高麗故只回兩字之未安
而不欲回啓臣實未曉其意也有言不若雖以下不當如此敵
况經略前將皇威專制東路新誅毛將威振天下我國存亡都
在於經略處置之如何而曾以搆倭欵如見疑於經略今方示
誣則倭使纔還而胡差絡繹雖出於事勢之不得已以經略觀
之豈無致疑之端哉且勤兵之機已著於移咨之中則日後徵

無之事難保其必無臣意今番使臣必以三品以上卿中差送以
示尊待之意而預陳我國情勢狗處之狀兼掌經略前頭區畫之
如何以爲他日應變之地乃當今第一籌會也我國於羈縻歲
幣之計撥遣嘉善使臣獨經略衙門何惜一二大臣以失
莫重事大之体面乎況楊經略在要雲時以李慶全全徽差送使
臣而或稱稟畫或稱問安其時唐人亦有猶在軍中者備或經
略以遣小官爲輕而致責於我則其爲得罪於天下後世不獨
胡後一時之怒而已請令廟堂更議處置毋貽後悔 上答曰
省劄具悉廟堂處置初爲得中今雖撥改然當令更議焉啓下
備局而又爲防啓只以此意連上兩劄而留中不下此又以筆

襟甚重而劄不答下之意陳啓請對則　上答曰知道即欲引

見而有故未果前日所陳劄辭從當更議九月出退在江舍以

經略衙門不可不遣重臣之意又上五章劄而至曰若以洪海

爲難臣雖老衰時無疾病自量筋力可以往返許臣啣命而往

小邦國難是臣之所願也以之前後所争者凡八劄　上答下

備局乃以崔有海呂政稱賫咨使而往時科試考官出表題曰

擬皇朝賛師袁崇煥謝不從擅殺毛文龍之罪仍賜奬諭以

爲經略以　天朝大將專掌東路而我國之人有若譏評者然

若或經略聞之必有難處之患請從考官之罪以懲其妄作之

失　上答曰觀卿劄辭誠有所爲殊甚不當矣此舉推後以重

被臺評不可出仕之意陳箚乞免則　上答曰省箚具悉勿爲
控辭速出察任十月袁經畧以發兵助援之意再度移咨而又
以移咨朝鮮爲言公以爲我國事勢旣不能發兵助順則不可
不特遣重臣以通我國情勢而且預陳倭賊假道遁責之言可也
乃以此意上箚則　上答曰省箚具悉所陳之事徑當議處而
公之前後條陳軍務之策實係於國家存亡而無與廟議不合
一未擧施故又推演前箚之意區畫十七條而上箚　上答曰
省箚具悉條陳之事當與廟堂議處焉公又上箚以爲當今軍
務之事專在體面身爲主兵而不得措一策行一言不能爲有
無於成敗之速無判　上答曰省箚具悉卿之辭職似乎過矣

而辭以文上劄曰今日國勢如坐漏船上下惶懔皆曰亡安敗
不能自謀而又沮人謀每以一但字為防塞之術詠臣之曾上
十七條可謂救弊之要名而竟過何日廢棄可存臣窮悶之此
見俟書道責一款最為難處窺送一使以探倭情而通於天朝
又遣重臣於東軍門預陳我國事情乃謀國之長策而亦義理
之所當然也 上答曰省劄具悉。從當議處焉。庚午正月劄辭
如賊大舉入寇方與天兵相持朴蘭英以春信使將入賊中以
為奴賊方與天朝相戰而我國遣送使臣於義不可乃上劄曰
今朴蘭英持國書入往則賊人必起送于國汗處天朝之人若
知此事其以我國為如何哉今日廟議只顧目前之事而曾不

深思臣竊問焉臣意使蘭英姑留義州而先送一譯探知彼中
形勢然後更議處之可也 不然而當此天朝被兵之日我國使
臣從來於虜中則二百年事大之義終致墜地何以立於天地
間乎 上答曰省啓具悉啓辭深合予意當令廟堂施行焉備
局又啓曰蘭英入去之意虜已知之遲留灣上則必以爲坐觀
成敗不無詰責恐嚇之患不如入送之爲愈 上不免備局至
於再度防啓而 上特令依其啓施行 二月 上聞皇城被
圍乃避正殿以待而朝廷不講抄兵赴援之策只乃請兩陳啓
曰我國之於 天朝其義則君臣其恩則父子也今虜兵方興
天朝數月相持勝敗未决之言出自虜中者至於再三其言

之虛實雖不敢知而臣子分義豈可不為動心以府其臣子職
分之所當為乎我國今日之所當為者盡我兵力竭我軍餉共
陳剿捕合勢以報　天朝罔極之恩此其時也而不能為此若
勢也奈何嗚呼噫噫　大義有不暇論而雖以利害言之天若助
漢中朝得其勝勢則我國縮手傍觀寧無覲王之擧而日後
天朝之責將何說以答乎設或　天朝恕我置而不責其於臣
子分義也何哉且罷兵之後虜以敗盟責我則答曰天朝則有
父子之義而國則有兄弟之約其為輕重判矣父若被兵而望
救於子則為其子者其可守兄弟之約而不為之救乎此足立
言則君父大義虜無知之必服我國之忠義矣豈可摘於虜之

喜怒而恩府此輩乎人或以驚擾爲慮而臣意則兵出有名既

抄兵之後若無皇命雖不出兵可以明大義於天下後世一時驚

擾固不足慮也凡事必貴著實然則避嫌之輩雖待中朝的奇

而後爲之亦未晚也今以次第言之抄兵爲先避嫌次之既避

嫌則安有不爲抄兵之理乎雖無此事當此敵國動兵之時

抄兵峙粮以待後冕乃兵家之勝筭況臣則異於他人職是主

兵聞此而無是抄兵則臣子之義掃地盡矣數日以來忘寢廢

食達夜待明躬請　闕下敢暴愚衷　上答曰啓辭甚當令廟

堂設處備局回啓以爲只憑虜說虛實難知而輕議此事則非

但見事而動遠近驚擾虛聲實狀亦甚可慮姑待各處探報更

爲禀處可也　上答曰依啓以見備局啓辭又上劄畧曰今廟
堂先事預動邊臣驕屑之言未免先訴利害之外何不思義理
之所在爲皇朝預爲抄兵自是名正言順其可遂憲驕屑之弊
而莫之爲者乎抄兵一事雖以利害言之無一害而有三利焉
何者我國臣民聞　聖上爲皇朝斷行此舉則愚夫愚婦知有
君臣大義而皆懷親上死長之心此一利也中朝聞之必信我
國持難之忠而可破款虜之疑此二利也虜賊聞之必服我國
君臣之忠義而便生敬憚之心此三利也此義理所在利害有
不可顧　殿下聞皇上被圍而憲有寧稽頓無赴援之舉則其
何以責群下之效忠乎昔在壬辰之変趙憲請斬倭使獻于皇

朝又請使琉球國募兵征倭當時目以怪鬼不用其計君臣之
間忍以憲之心爲何哉後可盡其臣子之義矣憲於此時職在
散秩而其言當如此況臣忝叨主兵之任不能爲天朝好兵而
淚之隨行觀禮成賜則無面目見趙憲於地下請免制臣賤以
爲人臣惜禍後義兵之戒　上答曰省劄具悉卿其勿辭察賤
乃又上劄曰陳副摠既有徵兵之言我國寥〻無聞甚是
旨一下而終不得免焉則如是束手安坐何以策應於倉卒乎
當此之時一書贈屑有名可願請領抄二萬精兵裝束待令而
收粮於大少人民以爲不時赴義之可也　上答下備局則畢
以姑待的報防啓焉乃又上劄曰廟堂之持難其虛靜室從臣

之所惜者君臣大義也江都亦和之士氣甚銳不可當而至於
今日抄兵則臺諫以爲大言者臣以爲姑待此兵非畏後日之
實禍也如有實禍則請以臣身當之虜亦人耳寧有不知君臣大
義乎若此義不明則其弊終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矣而堂之敵
待的報若何報也不過　天朝無虜賊勝敗之的報也不幾於
觀望者乎觀望之言不可使聞於天下故此臣之所以前後力
爭而不上者也　上番中不下以又上劄曰臣之抄兵之言胡差未
及番戴地必爲聞知譯官金希參入去時彼若有問則答曰
主兵臣李　爲天朝力請抄兵而朝廷爲兵番有誓天之約故
竟不採施云則在彼在我隱然有弛張之勢而於義理無害處

始矣設若因此而挑還速禍則臣當入直廬寮輩大義以告之
老臣一身足以當之可以有辭於天下而終無貽患於朝家矣
上又留中不下時臺諫以公劄中語侵之故執義金光煜等皆
引避而甚於請出之際以連越閤說先有所啟爲辭以以爲聞
皇城被圍抄兵待皇命之言乃堂堂大義而臺諫之言乃曰先
有所啟則是君臣之義掃地盡矣乃攻破其言連上三劄而上
留中不下又上劄曰備局以臣抄兵待皇命終始以爲不可
而爲昚目前無事來乎觀望天若助漢有掃蕩虜穴之舉而徵
兵於我則將何策以應之乎臣之預抄精銳以待皇命云者
是寔謀國之遠道而非直截大言之比也臣以爲甚臺諫之中爲

有江都斥和之士氣則必將論臣以觀望之罪以振萬世綱常
而豈意生事無事然言無害之言遠竄於大臣臺諫之口乎今
今日所當為者有四策焉若聞君父被圍則事勢利害皆不暇
顧掃國興師直擣巢穴第一義也預選精銳以待皇命第二義
也別抄砲手經由海道赴援軍門第三義也整齊輕舟優送兵
船以助聲勢是第四義也豈可都諉於事勢之難便而袖手傍觀
以越視秦哉且聞今番霽房差之行李時英捉送唐人以致殺死
云 天朝若聞此事則其謂我國如何請拿致時英之罪一以
明揭北之大義一以免後日之責罰可也 上答曰省疏具悉
箚中所陳李時英事乃是虛言今無處治之事至四月以抄

無一事前後力爭至於九劄而皆為廟議所沮不勝憤恨乃搆
啓州諸闕請對而控讀於 上前累日臣竊惟當今事勢雖曰
不能自振唯見皇上被圍而終始無虞艱無則君臣之義頗安
在我義理既喪則豈云開釁異而若天朝得勝勢之後責我以
大義則滅賊翌日我為其次奚寧云於胡虜不欲云於天朝扱
僅飛天威九上章劄而 聖明不能自斷無設於廟堂而決矣
排會臣章欲痛毀於 榻前而不得也頃日虜兵之逼江都也
殿下為皇明斥退劉海萬古綱常賴 殿下一言而不墜及
至今日不得不爭於廷臣利害之說臣竊為 殿下不取也臣
以為今日抄兵不欲請於虜中者虜亦知君臣大義若聞此言

不忘敵愾之心而可為他日有辭之地矣今不先發舉義之言
而彼若以我國為影背天朝有助無抗天朝之語則未知將何
以為辭乎設有是事臣當請借尚方劍先斬沮遏大義者之頭
懸於藁街然後盡我無力竭我忠義如其不足則繼之以隕
越憲而欲為而後已若使伊虜得聞臣劃亦不發忠於我國
矣臣於此事與大臣臺諫抵死血爭o無他欲明此義於萬世者
之下國知其言之不行而猶不知止者誠忝勳舊休戚是同故
欲以一得撓冀悟聖聰其情慼矣其勢亦迫矣況臣身為主
兵之長不能為皇朝抄一兵而乃居是位恭聽廟堂指揮而已
則臣心亦已焦矣及其事誤之後雖粉臣身畢何益於皇朝之

於我國不特有君臣之義壬辰生成之恩尚忍忘哉人心至靈
忠義之心人皆固有　殿下爲皇朝抄兵則凡有血氣者孰不
奮義增氣願效一死於鋒鏑之下部臣之願請從無以待者非
但爲天朝計也當此敵國興兵之日豈可徒恃和字而不講防
備之策乎脫令伊賊見敗於皇朝而有以知我之處來報將何
以應之乎且孫閣老代袁軍門而出雖當別遣問安使而亦送
軍兵直送于山海關以助戰具且廣聞元數於天朝可也衛胡
之具莫如馬鐵而朝廷慮其後弊將欲不送云當君父患難之
日爲利於戰用則遑恤他慮乎不可不優送於此行也臣之叨
冒此任已過廿箇月矣非謀誤籌不爲不多而曾無一言一事

有裨於國家徒爲備局防啓之資而已今此沿兵待虜之言實
是謀國要務而適出於臣口故終不得施請罷臣職改授他人
料理得宜俾無失待虜之機 上令內官取進御案而批答
未下臣欲遽無判呈告至三而 上不許時虜將劉興治作亂
於椵島殺其主將陳副揔繼盛平安監司金時讓以爲將有投
虜之幾請發兵討之 上下其議廷臣多以爲興治之事未詳事
情逆順難下處甚輕先動兵恐有後悔者体相金瑬並摠戎使
李曙力主掌擊之論 上意乃決於是以李曙爲大將而鄭忠
信副之大發水陸之軍以爲殲滅之計臣於是時以病在告不
得赴召對之列乃上劄略曰臣於頃日雖以病不得赴召而聞

國有大事翌日曉力疾出肅仍赴備局而後始聞夾兵之議夫
夾兵是何等事而身爲主兵之長不得與聞焉之若爲有無於
朝廷可知也不識誰爲 殿下畫此無益之計以貽將來罔測
之患乎臣頃於皇朝被圍之日倡義請兵以待皇命之請備局
反以爲生事於無事虛辭塞譏云而今乃興師六月將欲加兵
於逆順未下之天將雖成敗利鈍不可逆料脫使事成得罪興
淸而累萬天朝赤子將何以處之臣恐日後難處之事不啻興
淸援屬之害而已 上留中不下臣乃詣闕請對而先啓曰臣
曾以尊周大義前後十八啓而一不見施徒爲進退之資而已
方今西討之事雖出於奮義之擧而其害終歸於師出無名何

者興沿雖曰反狀已著 天朝將官也有罪無罪只待孫閣老之處置經先致討甚非藩國之所當爲也今若欲討之數其罪狀先通於孫閣老次聞皇上處其節制然後仗義而討之可也雖以利害言之此賊之與奴相通果如朴蘭英之所聞則彼之聞我征討之舉必藉虜勢而自固旣已動兵之後其爲進退狼狽以何哉噫姑舍是而又有一難焉當初詐出於簡卒精銳掩其不意故水陸所發不滿萬兵今日事勢之難便遲延日期至於數月之久我國人情不能秘密彼若先知事機預爲應變之詐而轉成相戕之勢則以不教數千之卒能當數萬敢死之賊年久圍不拔兵連禍結而又將加發援軍師老於外民疲於內

危亡之禍不日而至請許盈尺之地俾盡所懷 上命引見之

乃入侍先陳舟師徵發之弊而且陳海路險遠難及期會之狀

上曰朴璇之事極爲可駭以三百假㺚爲三千而軍數亦謂之三萬其心以爲討之則恐失其興販物貨且其族黨多入役處恐被殺害散出舖張之說罪有餘罪矣失渠之銀兩何關而不顧國家之大事乎爲官出去後拿鞫可也且卿爲主兵之官異於他宰相以無計慮之人則不顧日後之患而只慮目前之事主兵之官必須深思遠慮然後可矣今雖欲不討已定之事不可以時變改而大擧見乎邊狀語不無所見虜之藩鎭雖難制其時則無害於中國而此人則一片孤島擁衆雄據中原關

之必不眷叛賊矣一應粮餉之事責出於我國則府為難處而
全時讓此咨中亦以此為言伐與不伐間又使善處此策然後
可矣以咨曰　聖算高出於臣僚之所見何敢更容他說乎第
古昔帝王或有以獨斷而成大功者唐憲宗之平淮西獨任於
裴度宋太祖之征太原只謀於趙普不識　殿下之廷議為裴
度為訓趙普而與之謀議欲成此舉乎且兵法曰兵進銳則拙
今者只聚烏合數千之卒而將欲當禦數萬必死之兵臣竊恐
之臣意以為不可已則必廣募中外多抄選銳而又得戰將然後
可議此事也攻島雖便之勢前後啓劄悉陳無隱故不敢更達
而雖論出兵之事其弊如此為今之計因此差官之來大張聲

勢使知出兵之舉而仍宣言曰今劉將殺其主將然後興師致
討而聞有奏聞 天朝之事且險遣使於我國故姑待皇命而
今方罷兵云云則彼必聞而自喜不獨 天朝義之如賊亦有
忌憚之心矣伏望思其兩策可討可罷速為決斷毋失事機
上答曰當更思處置矣時因此事沈𠍱遠崔鳴吉等上疏陳其
利害 上不聽而反下嚴教至並又上劄力陳其不可則備局
乃引難西之役惟斷乃成謀夫孔多事用不集等語而防啓
上答曰固啓事甚當今後更將恸言動撓軍情者論以重律云
又上劄以示明 聖教之未安略曰攻島之舉國人皆可不可
而不幸一二陪臣遠處者奉承 聖旨不顧前頭之利害積成

亡國之計此豈人謀之所及抑亦天數之使然也臣於再昨
對極陳不可興師之意又曰若欲必討不可如是草草爲之也
多募敢死之兵以爲萬全之策而 殿下厥沮萬口公共之論
又不用老臣遠慮之良策獨信一二臣亡國之言而永杜忠諫
之路 殿下必欲排衆議而爲此擧則必誅老臣然後乃從時
議之言可也 上答曰知道勿待罪其後備忘曰兼兵判李
不有嚴令以是倫之說眩惑軍情事極可駭所當論以重律消
功之人不可徒用一功之法姑先罷職勿出朝報五月以既謹
罷即出職山江舍又以不可攻島之事再上疏章而且請送人
胡中先探其勢然後乃設此擧可也皆留中不報時李曙鄭忠

信等及到閒西則奥治已為乘船浮海不知其所向 上因金
時讓壯啓令副元師領兵進迫誅其腹心封其府庫而還及聞
金汗使我國給粮與治之言而後始傳進兵之計水陸之軍皆
令退而待變以又上章力陳羅兵之意曰與治已為出去所留
島民乃 天朝之赤子也及其羅兵而還以其所餘米穀分給島
中飢民而告以羅兵之由則島民莫不感激啟順矣 上答下備
局防啓焉六月崇叙例拜府院君以肅謝後以全差捴對事陳
啓請對則 上答曰知道欲為別見而適有故未果全差入來
後當面諭處置以以年老不能供仕請遞備局與扈衛堂上
答曰省劄具悉卿其勿辭行公是時以一家人適自閒西入來得

見撫戎使問病之書則書中有邊事難處深服先見之語以欲
以罷撤兵之意採測而病者不能乃賂書於右相曰虜情叵測而
更留舟師於邊上不無擇被奪據之患且邊餉已盡士卒飢困
若不速罷後患難防右相深服其言論其利害至於陳啓解相
尚主改島之議獨啓防之故詐以之言不得行焉時撫戎使李
曙以進擊空島之意張皇馳啓 上不聽雖下勿擊之教解相
之意與金時讓相合排衆議而力言當擊以為 皇上既赦
與洛之罪又命至有調糧之事則矜兵之舉實為無名而況興
洛已為出去今欲進兵空島擅殺天朝無辜赤子大害於義理
乃扶病詣闕陳啓其不可之意 上答曰知道當庭議處置須其

退而徐之其後上於筵中博採群議特令勿擊室島仍罷陸軍
而姑留舟師以待興洛之來只又以師老糧盡不可追遠亦待
之意陳奏則　上留中不下　至於再奏而啓下備局以姑待興
洛清息之意回啓以難因時事艱危而出往病勢尚未快差故
又陳奏乞遞備局堂上　上答曰具悉卿其勿辭調理行公且
後又以速罷舟師之意再上奏爭之備局備陳暴露飢渴之狀
而請罷　上允之而繼有興洛出來之報　上命進備局諸臣
於榻前更議罷兵之事諸大臣皆曰興洛若以歛兵出來不可
擊之者相猶曰為興洛欲兵而聞其出來則不可罷兵只啓曰
三公之言皆為未瑩當初因其殺將掩其不意則猶或糾宜之

一道而今 天朝既赦其罪則無一 天朝之將也舊國無與
無可討之義況既令竄無而又為中止有同兒戲不可不速竄
謫 臣皆言其當竄 上更問於左相曰卿意以為如何對曰臣
意則欲令姑留觀勢而群議如此竄之為當於是竄無之議始
定左相啓曰以近日人心見之今番出師外意紛紜軍情極擾
以其國綱不振故也紀綱如此後雖欲興兵不可得矣公曰左
相之不思甚矣凡人心之向背皆在是非之如何今日興師實
為無名論議之紛紜理勢然也國家強為不當為之事而欲令
人心歸一則雖施之以重罰不可禁矣我國受 天朝罔極之
恩方皇上被圍之日使臣定將往討奴穴則師出有名雖不能

成功豈有外議之紛紜乎 上不答 又啓曰金時讓素以浮誕之人誤聽趙壓之言虛張亂報欺罔君上無故興師大誤軍機解寧使在此何能知千里外事乎臣之上劄請罷時讓者爲此故也 上曰凡事但言其可不可而已何必曰此而並嫉其人乎 左相曰時讓信趙壓之言爲此不當之啓有何利於己而爲之乎 上曰予以時讓爲有男子氣像今乃改立不遺餘力可乎 以曰頃者時讓起無辜之獄欲陷人於極罪用心叵測臣常薄其爲人故不信時讓之事矣 殿下今者許時讓以男子而疑老臣以挾私是信老臣不如時讓也自此臣不敢復以國事陳達於 聖明矣 上曰非以卿爲有嫌乃以所見不同而

欲羈縻爲名矣七月袁經畧以從賊入關之罪被拿而孫閣老代
其任而出鎮崔有海之行不能得達故朝廷欲遣譯官賫其咨
文以爲皇城被圍乃天下莫大之變而孫閣老受命出鎮事
體尊重不可送以小譯特遣重臣賫咨問安乃藩國不可廢之
禮至於再 上劄爭之而 上以臣爲謀定不允 第來二月朴蘭
英之使虜中也拘留其子而多送商胡將有難制之漸且朝廷
因本道監司狀啓嚴禁瀋陽潛賣方欲買之重典以以爲虜賊
與中國結釁之後絶其商賈之路故與我講和去其所欲只在於
開市通貨而已今若盡遮禁斷而不爲自强則非謀國長筭乃
上劄畧曰自古禦戎不過戰與和而已臣於江都力主和議者

只欲救目前之急而已豈以一和字爲情面不思自强之策偷
安姑息坐待危亡之至乎爲今之計莫如江都南漢料理得宜
以爲水陸控制之地而且於兩西早定據險清野之計鍊兵儲
糧以備戰守者也臣之從前屢憂遠慮寔在於此故妄陳謨策
幾至屢萬言而一不見施至於條陳十七策中豈無一言之有
補於時務者乎只緣言出於臣而每閣於廟堂自此以後唯當
緘口而已然今於待虜一事又有一見不敢終嘿焉伊賊之中
國方爲猖獗而且知我國之於天朝有父子之義當其西向之
日不無顧後之患故當初請和其意有在若或不利於中朝則
稱兵中於我國矣不特此也其所欲不獨在於通貨故當初請

市於江上今將勒市於安州〻〻不支則必市於平壤〻〻不
支則其益詐安保。不爲請市於國都乎稱爲通商而今年加其
數明年又加數將至於百而千〻而萬護送之弊又加於此則
不識而國難支矣然而今國勢決不可輕犯其想以啓同側之
禍也以家物貨既不能充其壑欲則始從其請句禁行商之市
貨於彼界一以中其所願一以除許多胡人討食之弊猶可保
數年无事數年之間我豈可安坐待亡從以年〻增幣爲謀國
之長算乎臣之以邊將鎮安之策眷〻於章奏而不知止者爲
此也況如羌胡無泥懷謀則江都之計亦甚要先不可不預爲
善處以備不虞 上答曰省劄具悉劄辭當設處焉六月劉與

治為張燾沈世魁等所殺而虜兵將襲椵島意將至進薄鎮浦與唐兵相戰而又請糧借船於我國朝廷方講應變之策皆以為今日事勢與上年江都時事不同其時則賊勢甚急迫存亡不得不姑為羈縻以緩其鋒可也今則伊賊雖以攻島為名而故爲難從之請以爲敗盟之地不可坐視天將之被兵而越視不救乃詣闕陳啓曰凡禦賊之術不過戰守和三策和者所以怨我而急寇伊賊雖強與中國撐舅其勢不進則思退而屢寇不利無疑其後然則講和乃奴賊之利而實我國之害也今日事勢與前有異潛師入境襲攻椵島而責糧求船旣是難從之請則豈可徒以溫言順辭求媚而乞憐苟冀一日之安乎且聞

中外軍情皆思自奮而兩西之人親經蹂躪之患目見旄倪之係累皆慷爭死之心以為復讐之計云此正怒我之機待時而発况 天朝之設鎭撫島者專為我國有主客相資之勢而今乃坐視成敗不為相救則其何以有辭於天下後世乎伏願

聖明先正臣當初主和之罪以慰國人之憤激勸士氣專意征討使隻輪不返而徐觀事勢更定和議則渝盟恐愒之說不出於奴口而可保數十年無事不然而墮於狡奴之術中徒專區區之和議則臣恐魏地有盡而秦欲無已宣徽迫蹙之禍不幸近之矣議者曰雖有百萬願戰之卒軍無見糧則未免徒為大言之歸臣則以為不然也天下之事立志為先自上誠能奮發大

有爲之志曉諭軍民激以忠義則有身者感忘其身有粟者敢

惜出粮乎往在壬辰之變當天兵仰粮之日家家出米以濟軍

需爲今之計上自公卿先爲民倡則數萬之粮可以造次立辦

古人曰不慮胡誰不爲胡成此在　殿下一轉移之間伏願

殿下洗去委靡之習益勵枕戈之志是失持會以副群情　上

命啓下則備局回啓請依丁卯年例出米而且以分句管辦粮之

事責其寧敎　上答曰知道近因旱災民將飢饉丁卯年例亦

難再行今日募粟似乎非便矣云又以倡義挾擊募兵待變頭

圍保障爲上中下三策而上箚略曰賊入我境與天兵相持雖

但傍覌而不救亦未免負我皇恩況我船於我責粮於我乎彼

既掠我船格奪我邊餉與之相戰而我曰粮格非我所與云則無異持綢罟入江湖曰我非獵也孰肯信哉與其形格勢禁而終未免貽譏於天下公議莫如棄人心思戰之機奮　聖上一我之怒進駐松京招募忠勇與黃都督相為犄角而與當據擊之計可也　聖明若為　皇上斷行此舉則為　殿下臣民者孰不為　聖明效死於鋒鏑之下哉發兵之際投書於虜中曰爾與我誓天結和者乃約以兄弟各守封疆而滿萬兵馬不告渡江掠我倉廩害我生靈昔日所約之意安在我受　天朝再造之恩一國臣民莫非　天朝之赤子上年皇城之被圍也義當盡我兵力竭我忠義以報罔極之恩而所不敢者以與爾誓天

之故也今甯又入我境與天兵相戰而食我粮掠我格則是率
其子弟攻其父兄也是可忍乎我不得不倡率三軍以救天兵
然後可以盡臣子之道云則彼雖禽獸猶知父子之義若欲固
守前盟則必爲撤去而其志必欲渝盟則不可以緩言順辭遏
其凶謀奮義一戰以決勝負乃義理事勢之不得不爾者也此
所謂策之上者也且彼雖以攻島爲名其勢必求粮於我以爲
駐兵之計而粮不得則必爲搶掠若出搶掠之計則敗盟之端
不期而自至然則應變之策不可不講也朝廷雖以安州爲必
守之地焉守有而不戰之理乎凡守城之法必固結本土民心
率其父母妻子以爲死守之計而又得戰卒以爲外援然後可

保萬全今者兵其民兵任他搶掠而遽調三南客兵是徒爲困弊根本而虛費糧餉而已不亦踈乎臣意目今關西曾無萬兵半月之粮兵法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一千特遣有知慮重臣諭以大義募兵於兩西而又令守令各率民兵扼險淸整別抄選鋒屬於大將以爲出戰之卒各衙門物貨賑恤廳所餘銀布盡送西邊以助激勸之資則以兩西兵力雖不能逆擊虜鋒其爲自其地則不甚無兵矣向日南軍之初發也臣力爭於守揚前者爲此故也今宜急送宣傳官姑留南軍使之裝束待變以除齎送之弊而專力於兩西可也此策之中者也且爲國之道必先固根本然後人心不撓而可以禦敵所謂根本者國都也

國都不固故都民先潰都民先潰則四方風靡何暇禦寇乎是以天朝預治南京以為固本之計者也以北京有難守之患故也且不戰不守則保障之所不可不預定也今日國勢危如累卵而廟堂不思固本之策唯以捲入江都為得計江都形勢雖曰保障之第一兵粮器械果能有恃而自固乎設或江都有萬全之勢而賊若衝斥畿甸則一片孤島命令不通必賴陸地大鎮以為控禦之地然後三南形勢可以扠指臣意必以南漢山城為體府老營預為料理守禦之策而臨亂入守指集八道勤王之兵與江都共為犄角之勢則不但江都恃以為固其於恢復之計必為得力矣此策之下者也伏願 殿下酌此三策速定

大計焉且都督將近日事情已爲移咨而屢戰屢捷之後不可
無致賀之禮別遣宰臣以致賀意兼陳彼此事情亦所不已請
令廟堂速爲議處 上答下備局而不行焉公又啓曰昨見鄭
忠信狀啓則發軍三千逐年入戍安州云賊若長驅則以三千
疲卒決難防禦而徵發之際內地先擾且無糧餉以無益之軍
徒貽擾於內外而已殊甚不可且畿邑軍則只令入戍江都南
漢而勿令赴戍以固根本可也 上曰聞先朝亦有三千軍入
戍北関之規其時畿軍並入此否當問而處之公又曰賊若不
來則已萬一猝至圍駐安州而送一枝兵直擣京城則安州以
南無一城可恃之處平山之城必須修築李一元自願擔當委

任此人以責成效而開城畱守亦為擇送李曙合力修築吾與
助山城可以緩急得力矣且黃海兵使切令入守一城使牧使
守城而兵使則抄率精銳繼援可也十一月公為各衙門貿販
米布別造軍器之擧反為當今第一民弊而且合兩西民力專
意於安黃兩城不為據險清壄各守其地大非廟堂之得計乃
料理備禦之策而上劄略曰謀國不一其道得其要則治失其
要則亂今日謀國皆失其要非徒無益反害於治何者各衙門
貿販之病國害民追悔莫及而以言其邊備則括土民而必須
客軍專守當路一城旣敵潰散勢所然也因山為城未易攻我
國長技故隋唐百万之兵皆不得利可見其據險清壄之效也

反正之後臣欲以此策力請別紿設施而計不得遂及至今日
清北數邑因民情以為各守其城之計此其情迫勢蹙並後能
知其利害者也誠於有城可守之處使守令各率士民入守其
城而或城大民小添給隣邑合力死守則城中老弱皆可得力
各而為其父母妻子致死力戰如手足之捍頭目鄭鳳壽之守
龍骨此其險也賊之必來難以時月為期而每為調兵於數千
里之外行齎居送貽弊萬端賊未到境根本先潰非計之得也
臣之從前力請不入南軍者為此故也無已則收布於三南以
助邊需似為着實矣今若自清南而踰關西內地及黃海咸鏡
以南諸道亦申明 祖宗朝五鎭管之法以為據險清野各守

其城之計則三南收布不必輸入而客兵所食之粮亦不煩費
此兵家所謂以靜制動以逸待勞民得其安而守自固賊不敢
肆然長驅如入無人之境矣然謀國之道豈可徒恃可守之勢
而不思其進戰之策乎兵法曰兵務精不務多兵無選鋒而欲
戰則是以其國與敵也今於兩西募得滿萬精兵號爲選鋒厚
其衣食鍊其技藝使知親上死長之義而監兵使各自領率而
爲入守一城分駐山郡與海邊據險自固以助諸處守城聲勢
而兼通一道号令相機出兵或继援或夜擊或遮绝或尾擊則
賊野無所掠進退狼狽勢難長驅深入師老馬瘦之後出其精
銳襲擊何難誠使兩西監兵使預養死守則賊雖壓境而至兩

西未潰之前都城自若矣非但有利於禦我其於島中待變之
策亦可得力矣且雖如是鋪置而兵家勝敗不可逆料設或两
西不利以堂堂千乘之國其可置之無可奈何而莫之為乎噫
效死勿去守國大義而臨是去邠去於事勢之不得已也我國
雖欲固守都城而城池器械頓無可守之勢其欲效皇城之却
敵難矣都城既不可守則豈不預定前路把守決戰之所守徃
在燕朝以松京難守故設大鎮於平山山城與虜兵十年相距
賊亦築城相戰不勝而退又於黃州棘城設一關防賊若長驅
使國內精銳會於此城以為效死決勝之所故松都得免先潰
之患而及其末葉軍政解弛不能遵守此法然後未免避入江

都之末策況以 聖上出天之明睿不效燕朝盛時而欲法燕季衰亂之事臣竊悶之入保江都雖曰萬全自黃州以南無一處可恃之城則如聞賊報烽皆土崩瓦解非但不能收拾人心避入江都亦且蒼黃不及矣今日之欲設吾助山城乃燕代之平山之城也若使摠戎使李曙預為料理修築脫有緩急以為背城效死之地則都城之恃此為固亦如松京之恃平山棘城而自保不潰矣況松都亦一都城也留守若得其人而使之倡率都民據險固守與吾助山城犄勢相依則事有統紀而必無臨急崩潰之患矣大槩當今料理戰守不過茲數策而目前所急莫先於救荒然而若如前又遣京官於外方以為勸取民產

徒失軍丁之敀則莫如不違之爲愈也以其常平所儲之米布
銀冬付之戶曹尤甚被災各邑量減應捧貢賦以紓民力使之
均蒙國惠可也切勿徒尚文具未有着實之效且與賊也對壘
之日軍器固不可不備而第各官月課雖祖宗舊規經亂以後
爲荒年爲民弊而停廢者其來有在則京衙門別措之役始創
於今日而不計民弊五年饑民之獨爲逃苦無足怪也臣意姑
停其役以待明秋而復役則可除饑民一分之弊矣臣目覩時
事已到十分地頭而前後料理皆失其要許多施設徒貽民弊
而未得寔效民心時勢日就潰裂臣不勝杞人之憂復將愚見仰
瀆天聽伏願 聖明下臣此劄于廟堂使之速爲定奪無失機

宜啓下備局不得行焉壬申正月日提戎使李曙請除黃州守

卒分守山城之剳体察使金時讓陳剳以爲黃城守卒僅一萬

勢難分守山城請移監營於平山而割給近地軍兵以爲黃州

唇齒之勢云以以爲体臣移營平山之計雖不無所見而茀海

西所築山城不爲募民各守之計徒以軍兵不足爲慮非計之

得乃上劄畧曰當今料理西方之策不過據險清埜以逸待勞

以主待客而庙筭欲專力於安黃兩城以爲阻遏長驅之計恐

非禦賊之長策也丁卯賊退之後朝廷將築安黃兩城以爲把

守之計臣力爭曰合一道築一城脫有緩急使兵使率一道守

令盡入一城若或不利則是以一道土地人民與賊而更無餘

領之人也莫如該處山城從民情修築以爲自保之計可也朝議不用臣言竟築安黃兩城是時則列邑山城未及修築故使一道守令皆入一城出於不得已也今則道內首陽長壽九月瑞興平山城皆山也因民情之爲修築粮械亦多儲峙而不思各自爲守之策並與其守令而驅入於黃州一城雖有才智出衆者其於無用武之地何哉議者以爲雖有城池無兵則不可守目今海西現存軍兵只一萬二千分守黃平兩城猶患不足雖欲分守該處山城其可得乎愚臣妄意凡用兵之法得兵非難得將爲難若將非其人則朝廷抄給之軍亦難統率何以禦敵將得其人則雖徒手募兵不患不足矣頃者西土之民猝被

搶掠未及避亂不爲據險自保之計故也若使臨邊無敵之民
聞守令率其妻子共爲死守山城之計則豈無應募願入者乎
然則只擇守令而已兵粮不足恐非可慮也非但海西爲然以
至關西亦依此規其於扼險之處從民願使之自築自保又分
給隣邑如祖宗朝鎭管之制可也兵使則不入於一城自抄精
兵稱爲選鋒隨賊所向或邀擊或夜擊或繼援而監司則非出
戰之將擇其道內據險一大鎭募入民兵以爲聲援之地則諸
處守城皆將依而自固大槩守城之法必賴外援而得力故張
巡之於睢陽顔杲卿之於常山皆因賀蘭王承業之不救而見
陷此其驗也兵使專守一城而不爲外援此張晚之謬計而非

朝宗朝啓制也師臣之欲令監司設營平山山城者其計未於
必不由於此也然平山黃州皆平地孤城也無繼援而獨守寨
寨爲未易瑞興山城正當一道中路山勢絶險未易圍之賊雖
圍而住可以連通聲援其於黃州平山控制甚易多儲粮械爲
固守之計則與孤守平山一道者有間矣夫禦賊之策使各邑
守令分屬某城各出奇計或不戰而屈人兵或清野而飢敵人
臨機應變未可預料也若聞賊鮮驅入各邑守令於一城中則
以一道無賊而欲守孤城其爲計不亦左乎我國制勝方略監
兵使皆不入城而責應於外其意豈偶然哉據險清野一事捴
我使臣李曙前副元帥臣鄭忠信所見亦與臣相符而皆不見

施可謂不幸矣臣之料理軍務兩劄備局回啓待觧寃使出往
後試啓云而今過數月尚無黑白臣固知此劄亦不合於廟議
而事係存亡不得不復陳妄見伏願 聖明下臣此劄于廟堂
幷與臣前日所上兩劄使之參商定奪不勝幸甚啓下備局而
不施焉公又欲進銓長三告而不允公又啓曰島中之事十分
可慮許多人民萬無坐而飢死之理必以乞糧為名而出陸布
滿國中則不無與我奸凶之徒內外煽亂之患不可不預備也
今江都餘粮之事漢人想必已知亦不無來掠之患必須預備
可以塞變若以都監兵千餘名送于江都與留守以備不虞則
庶無虞睫之患矣 上不答○十一月胡差出來以待天使增以

其歲幣之言百端恐㥘朝廷方欲遣申得淵稱以別使欲為講定伯來而不得善策必以為伊虜旣發難從之請者其意必在於敗盟而然也不可徒爭歲幣一事而坐待危亡而已乃條陳備禦之策而上箚略曰謀國之道不過戰守和三策徒恃一和字而無於戰守則其終必至於敗盟而國隨而亡矣我國與虜羈縻之後不思自強之策徒以修築安黃兩城為得計而其於據險清埜各守其地之計全不留意以至于今奴汗遽發難從之請從之則壑欲難防拒之則欲戰而無將無兵欲守而無備無粮十年內所為者何事臣竊悶之當今西路備禦之責復鎮管抄邊鋒之外他無良籌而使兩西終使全守一城大非得計

雖或保守一城果何益於閭境之蹂躪哉若以關西言之兵使
一道之主將也寧邊道內之主鎮也 祖宗朝設兵營於寧邊
設行營於昌城以爲冬防之計其意有在而張晩始以安州爲
兵營是出於一人之謬筭而非 朝宗朝舊制也況兵使則一
道大將使敵人不知其面目以爲虎豹在山之勢而今於胡差
之來從渠所言使兵使出接於中路如地方官之例則大失兵
威而取侮於敵人將無以號令一道矣臣意胡差未到之前以
申景瑗爲安州防禦使以鄭忠信爲寧邊兵使則可以臨機應
變而但胡差之來既已迫頭雖未及變通而兵使不守一城還
營寧邊之策不可不速爲變通俾合機宜也且黃州築城民力

臣窮岀捐數百同布木方為董役冬前決難畢築而以道內二十四官一萬三千之精兵驅入未畢築孤城其勢不可得力也況數萬兵所食之粮亦何以辦得乎決知其不可守而專力於黃城則其餘瑞興文化載寧海州平山等五邑山城皆不能守矣臣意以黃州築城布木姑為分送於道內五邑山城冬前使之從市直貿米以為守城之粮則遭亂可以活軍無亂則亦可以儲峙而差待一二年黃城加築之時輸去隨用有何所妨乎當此冬防方急之時欲脩不可守之一城而空弃可守之五山城不亦左乎且黃城守將亦不必以兵使為之別出牧使而兼防禦使率屬邑民使之守城則不須遠調客軍而能得死兵

力兵使則乃出戰之將也勿令專守一城取其精銳據險自固
以為臨機徒援之地則諸處守城亦可因此而形勢自固矣江
都南漢防禦之策臣於上年秋間受命往見南漢之後逐條料
理陳啓則廟堂以待体察使出仕為回啓而新体察使出仕已
過一年頓無黑白臣不勝悶鬱焉臣昨見備局啓辭則徒為姑
息之計而未有謀國遠慮故一得愚見不得不冒瀆 天聽伏
願 聖明特加三思俾無後悔 上啓下備局而不施行自及
臣以來每以籌邊之策眷眷於奏章而上不取信於 聖明下
以見沮於廟堂目見邊事之艱危不勝憂國念乃條陳平日所
料備邊之策而上劄蓋分兵農擇將領復鎭管抄選鋒扼險清埜

各守山城募兵西土不入南軍罷役黃城還營寧邊廣取人才
精鍊技藝而分兵農爲其主意故有壯老弱三等凡十四条又
力陳無繼援而兩西兵使專守一城之弊劄入 上啓下備局
則回啓曰兵難遙度謄送劄本於兩西監兵使參以道內事勢
詳盡啓聞後熟思利害擧行 上荅曰此事問于外方事体宜
未安可行之事有則採用否則置之勿爲推調於是備局又爲
回啓曰分兵農則事係更張不敢輕議而抄選鋒據險淸埜則
請令兩西監兵使及師臣着實擧行可也 上荅曰依允選鋒
抄定事令体臣議處公之所陳守禦之策既不見施而奴賊渝
盟之幾已著不可不預固根本以備緩急乃以移御江都專意

戰守之意上箚畧曰臣聞金差之還也留其賜物於安州云其
兇謀誠不可測而今日所諱者只爭歲幣多寡而已無一策及
於戰守既不能戰又不能守而將坐待危亡之禍臣竊悶之當
此危急之時大小臣僚只爲謀身而不知置 君父於萬全之
地向年皇城之却敵以其有可守之勢故也高麗之入保江都
必以京有難守之弊而然也臣於反正之初以江都南漢爲水
陸保障之地者亦見都城有難守之勢故也苟有謀國遠慮則
於此兩處早定移御之策以定人心可也而不此之思徒信一
和字酣臺之十年經營不過安黃兩城而已設使兩道兵使悉
一道之兵力必守此城其可禁長驅之賊勢而能使都城安坐

不動乎今若先為御移可守之地而歸合八方各自戰守則根本不搖而枝葉亦可以收拾矣 殿下今宜奮發大有為之志乃誠於國中曰前日之和為 宗社生靈之計也而到今難從之請愈往愈甚從之則些欲難充不從則兵禍俱竭不得已將入保江都先固根本凡我大小臣僚各勵忠義戮力殲賊云爾則八方人心可以從此益振而以戰以守可以各盡其方矣雖或金差出來乃以此意言之曰與爾結和時既定約條誓於皇天而先發難從之請以為破盟之地敵加則應勢所不已故摟入島中而八路各守城池各鍊兵卒以為待變之地而年前日本致書於我欲復隣國之讐我既已和好故不從其請云爾則彼既與中

國相持而又生一敵非其本意但視我爲無能爲而操縱與奪
唯意所欲故臣意我低一節則彼高一節我高一節則彼低一
節其所高低不可以義理講定也明矣我先爲可勝之勢以示
其不可勝之形而乃以敵加於已不得已應之之理爲言而當
盡在我之道而已其所利鈍成敗付之於天可也不盡在我之
道而欲免其猜猶惡濕而居下也以千乘之國畏奴如虎雖謂
之無謀可也臣意自古遭亂之時豈無一策之可救世難者而
旣不能自出奇策又不能善用人謀終至於亂亡曰無人才無
善策可乎伏願　聖明頻御經筵命進臣僚講論禦賊之策以
救噬臍之患　上留中不下時邊事危寘日急而前上箚邊之

劄畱中不下廟堂又無處置之擧不勝悶鬱乃力疾赴闕請賜登
對面陳所懷則適值不爲視事之日乃承後日更來之 敎而退
矣於是更引前劄之意而上劄請速爲議定毋失機會又以畿
甸出身勿令入防專屬於江都南漢以固國本 上啓下備局
而唯獨江都廣州水原之人得免赴西焉癸酉正月公以爲前
上料理西邊十四條乃當今第一急務而朝廷視爲尋常已過
旬月未得決末公不勝憤悶又撮其中要緊者五條而上劄請
速爲施行 啓下備局竟而不行焉時因啓使申得淵自虜
中而先送胡書則增幣之外且有助兵備船未語公以爲此乃
曾所未有之言渠發此言則其必爲敗盟可知在我之道旣不

可從其借船助兵之事則歲幣一款雖給之亦未不給亦未莫
如曰此難從之言而撫義亦絶之爲愈也乃上答當初講和爲
宗社生民之計也六年之內徒恃一和字而不思自强之策以
至今日後虜知我無能爲故敢發難從之請可謂朝廷有人乎
助兵借船是以子弟而攻父兄也此言莫爲而至於臣自聞此
言心神俱喪寧欲速死而不得也申得淵之使虜也若聞此言
則乃荅曰我國之於　天朝義則臣君情則父子至於助兵借
船之言非徒口所難言耳亦難聞我若持此書而還朝廷必殺
我不貸云抵死而不受可也雖或不得已而受出當並與禮物
而留置于甜水站具陳不可受來之意以示其決不從之義則

其於使乎之道。謂得体而可終不斥絶偃然受來有若順受其
言者然殊不知主辱臣死之義其辱國之罪不可不。伏願徵
聖明亟命拿鞫申得淵以扶萬世綱常啓下備局則回啓曰汗
書之持來似是循例之事故臣等只為泛看矣今見李貴劄辭
極為嚴正若使申得淵討出於此則其為有光於國家者為如
何哉既有拿鞫之命請令禁府處之何如 傳曰依啓 二月朝
廷以金大乾稱以回答使將入送虜中而於其回答之書多有
直截之語公上劄曰彼既發難從之請在我之道固當如是矣
第虜若見此而以自我啟釁為言當此守備未完之時駿挨搆
發則戰守和三策俱未得致莫如不送回答而急修備禦之具

也且雖送使臣回答之辭只論歲幣一款而難從數語則絶不
擧論姑緩其怨而俾盡在我自強之策以爲應變之地可也
上曰備局回啓以公言爲老物而不用公又上劄曰昨承聖
敎切中臣病臣當佩服不暇而又將一得冒死復瀆伏願聖
明勿以老爲物而忽之也凡禦賊之道不一其道或以弱示敵
激而勸之或卑而驕之不可以一切之道謀之也彼所謂待吾
天使備艘攻島助兵犯天等語乃是不忍聞之語只擧此三者
而峻斥之曰自聞此語我國大小人民莫不痛心憤激皆欲死
戰以報皇恩人心如此寔難抑遏不得不竭一國之力以爲戰
守之策必是措語以送則我言辭直義壯渠必服我國忠義而

或不無動聽之理此則討之上也而然在我戰守之具未成頭緒輕挑根隙未及為備則追悔無及姑為緩辭只奉歲幣一欵而徐待我勢既壯以為敵加應變之地亦或一道也且金大乹之行寔為無據乃答不當答之言而徑送使臣彼又不接一言而送則非徒無益於探知賊情其於再三辱國何哉若專為探知賊情而已則朴蘭英久在虜中相知賊中形勢若送蘭英改其回答之名稱以他辭而送猶勝於大乹無益之行矣　上曰中不下公乃詣闕上劄曰胡書中待以天使借船助兵亦事乃是我國不忍聞之語故既為據大義以處來此書之罪拿囚使臣而今以回答稱號更遣使臣所謂回答者何意耶夫借船助

兵待以天使乃所不忍聞之語則在我之道惟當務盡自強之
策甘為被兵而不使驕奴生心於此等事然後可免貽譏於天
下萬世承旨臣洪翼漢之言誠為有理臣亦更思之奴賊之所
大慾只在於先發難從之言以增益禮物之計而已欲渝盟似
非本意今若自我忍答不當。之書而先送使臣則非徒棄以答
義理實為貽撫彼將以我先為渝盟必以為侵我執言之地矣
愚臣妄意今姑不送使臣而待渠来問不答之由然後乃撫大
義責之曰天朝於我父母之國也為人臣子而得聞攻君父之
言則以臣子而不忍答此書大義所在故不為回答云云則辭
嚴義直彼雖貪歟庶有動聽之理而我勢自然尊重然則當初

欲遣使臣之意毋乃有害於義理而抑亦未之思乎設或為探彼
情雖送我差稱以回咨大違倫理不可使聞於隣國也昨日臣劉
不陳外此曲折只以回咨稱號無據之意汎然陳啓 聖明之造
令不為批答實緣老臣辭不達意之所致也此事機關安危所
係故今又詣闕冒死妄瀆臣罪至此尤大伏願 聖明斷自聖
衷亟停金大乹無益有害之行則國家幸甚而如或不然回咨
之稱改以他號不以使臣稱之只送一小譯其於探知賊情步
無異同然莫若不送之為愈也臣以老妄之人徒知事機危迫
瀆擾天聽至再至三極知僭逾無所逃罪所関非細冒陳至此
上答曰知道卿昨日請遣朴蘭英今朝又請勿送使臣亦知

卿意何如是數度耶此事已爲宗奪今難更改矣二月公將赴
備局之座而以邊事多稟欲爲相議於左相達夜不寐曉往其
家坐語移時日晩赴衛失時氣虛猝然中風輿疾還家 上聞
公病重遣醫看病而藥餌問饋之事相望於道公憂國之誠雖
在病裡而尤切嘗聞 上命出元師作絶胡書乃扶病起拜曰
聖明在上吾死何憂諄諄如夢中語無非憂國而無一言及
家事及其病篤 上遣中使來問曰聞卿疾甚孤欲親往問疾
而病未能如有所懷悉陳無隱公病勢危劇不能言語啟只自
垂淚中使亦潸然而去 東宮亦遣宮官問疾本月十五日公
之疾竟至不救氣息將盡見朝日照窓作氣而起拜三倍伏侍

病者問曰見日而拜母乃永訣 天顔之意耶公命已垂絶口

不能言但垂淚頷頭而已

雜說附錄

丙寅七月公上劄曰濫荷　天恩位至一品父母神主在於全羅道益山宗家未死之前願爲趁黃上來　上答曰省劄具悉卿懇卿勿爲久留趁即往還給由馬澆奠床題給仍　傳曰其令內醫賚藥隨往又　傳曰廷平府院君下去益山時本道合設宴各別優待時　上執哀一遵禮文久不從權百僚庭請　聖志益堅連下哀慟之　教姑爲停退公不勝憂悶臨行上劄曰當　聖上在疚之日值國家多事之秋此非臣子遠離輦轂之時私情所迫冒昧乞骸乃蒙　聖明曲借恩光分外異數前後

稠疊授分感懼不知死所抑臣有至切至迫之情臨當違離含淚以聞伏願 聖明垂察焉臣聞粤在上古風淳時泰之日帝王遭喪則諒闇三年不言百官總聽於冢宰而時與事變故成周之世禮文大備聖王繼作諒闇之制不得行焉子張之問獨稱高宗非高宗之後更無盡孝之帝王只以時有古今故也自茲以降世益末而事益難漢文易月之制雖不能無譏於後世而寔亦有見乎此者也以日易月則二十七日而喪畢矣其間日子之近曾緦麻之不若矣三年不得不降則降而朞可也又降而大功而小功而緦亦可矣乃於五服之外別定易月之制者蓋欲隨時制禮而不失其三年之名者也其纔不失三年之名者惡

其降父母之名也不敢降其父母者天地之大經不可易也不得三年者後王之權制亦一道也文帝有道之君也亦豈全無所見而爲之哉其後數千餘年相循而不易間有二帝排群議行古禮而至於三年不言委政冢宰之禮則不得行焉夫不得委政冢宰則不得三年不言矣不得三年不言則不得以喪人自處矣夫以排群議行古禮之心豈不欲諒闇不言蔬素三年以盡孝子之情哉蓋以勢有所不能故也閭閻之人棄絶人事專意守喪而氣力猶有所不堪故聖人制禮許其有病則飲酒食肉不勝喪比之於不孝聖人之意可見矣我國先儒有執禮太過將至成病乃自製祝文告于祠堂烹雞而食之得以回生

世之人美其能權而許以大孝者蓋以深得聖人本意故也夫以匹夫之賤猶不自輕其身以致殄滅其宗祀况帝王受宗廟社稷之重為一國生民主者乎惟 祖宗朝喪禮皆從易月之制故卒哭之前大臣率百官庭請進肉而後已以 仁廟之孝亦不得不為勉從而柴毀之極終未見效使東方之人不得蒙至治之澤此臣民之至痛而 仁廟之孝有所未盡處也 殿下尚忍復蹈前轍乎今日廷臣不敢煩請於卒哭之前者誠見 殿下顏色之慽哭泣之哀有以感動臣民故寧遠 祖宗旧規而不敢開口發請者也庭請既發未過旬日而旋復停止者亦見 殿下哀痛之 教還有以反致傷損之患故姑為停退冀

殿下之更加深思者也退歸之日觀大臣之色憂惶悶戚若有
所失退而聽百僚之言及街巷之論則拂鬱坌迫如水有壅閼
以還停之故歸咎於大臣此雖非知大臣之心者而宗社憂國
愛君與國同休之至情也況以老臣狂愚之性其欲排闥入直
流血力爭必得回天而後已者爲如何哉而悶默隨行旅進旅
退者蓋知庭請之不久再發而 殿下之情終不得自伸故也
然一日二日將至一年及今救之猶恨其晚若更差過時日之
後則臣知其決不可支也頃日數次入侍謹 顏聆音萎敗已
極仰首陳情言淚俱發退歸私室肝腸益熱見君父之阽危至
此而力不能救言不能入天地間寧有如許悶迫之事乎老臣

久在人間閱事多矣未見病殆於喪中而能保性命者也 殿
下 與臣等出萬死之計繼垂亡之緒者為 慈殿也為 宗社
也及至今日自輕其身如此未知為 宗社為 慈殿之意果
安在哉臣竊為 殿下不取也垂死老臣萬死餘心獨有憂君
一念撑拄腸腹今將遠出倍覺顯然茲敢不避煩瀆攄此所懷
伏願 聖明試加三思焉且臣伏見昨日一 聖教令本道設宴
優待其在老臣之身榮幸極矣然於臣心竊有所未安者臣以
為 啓運宮雖非國之父母亦是君之父母則百官從服禮所
當然頃今大禮已定倘見難容衣服之制勉強從衆蓋臣不敢
服之以身而服之以心者也設宴盛禮臣豈敢當之乎伏願

殿下還收設宴之命以安老臣之心臣非不知到彼之後亦有善處之道而但念 君父有命不可偃然却之故此俱由仰陳冀蒙曲察焉 上答曰省劄具悉予念疾病卿勿憂念且設宴事勿辭可也八月初一日以辭朝出城則 上遣中使宣醞於江頭公又上疏曰臨行所陳非臣臆見皆據 祖宗舊制聖賢至訓援諸情禮宗當於理伏望 殿下為 祖宗為 慈殿為万姓更加三思焉且臣年滿七十氣敗日甚雖欲仰体 聖敎趍即從來途道之間寸寸啓程時日難期臣所帯金吾之長顧非閑漫之職特命遞改俾安愚分 上答曰省劄具悉卿勿控辭趍即從來以副予望壬申九月 上執表過禮廷臣力請從

權而不允以致 王假違豫經月未復大臣請進臥内仰瞻天
表而終不得命大小臣民遑遑悶悶同知依處公乃詣武德門
内啓曰近日大臣藥房屢次請對而皆未蒙許小臣獨來仰請
固知 聖明之不允而君父有疾則揆以臣子分義不得一瞻
天顔而退在私室其爲悶迫之情如何自 上雖以廳事狹
窄不許大臣引對小臣則似異於大臣常時或有不待承旨史
官而入侍之時情義有同家人父子願得入侍恭問 聖候而
退 上答曰廳事狹窄旣不得引見大臣姑未見耳公又啓曰
自 上違豫已久而臣子之情不知 聖候之如何退在於外
心所不忍古人有排闥直入者臣雖被重罪不勝至情敢爲來

詣光明門內冀得暫時入侍親聽 玉音廳事狹窄則承旨史官
雖不得入侍小臣獨爲入對有何所妨至於涕泣以達 上答
曰若可見之則何不當初引入也老病之人久坐冷處必致生
病今姑退去後當從容見之公又啓曰 聖教一向如是臣非
不知退去而君臣父子間情理切迫則雖至死地豈敢有所顧
惜哉每以狹窄爲教臣竊滋甚焉漢臣樊噲排闥直入君子不
以爲非我朝 太祖於寢殿每引趙浚鄭摠之同處而至於
中殿同執盞壺以勸其酒君臣之間如是然後可謂盛事一見
老臣有何不可而如是牢拒乎 聖明不許入侍則臣不敢退 上
答曰如是强請欲爲引見而風日適爲寒冷若久開窓則恐致

傷感後日溫和時卿來則可以見也出又啓曰今日風日不好

亦以請對爲未安今承 下敎當退俟溫日仍退出數日後臣

出又進光明門內啓曰頃日伏承稱未之 敎而連日〻氣不調

故未能來請今日則日氣溫暖敢爲請對 答曰今日風氣雖

無[illegible]日氣頗冷後日溫和時更來則當見之公又啓曰臣子至情欲

候 玉體累引請對適會風日不調今又空退不勝悶迫當

更俟溫日來請仍退出又過數日後詣武德門內啓曰頃承待

日溫更來之敎今日似溫故敢來仰稟 答曰病勢今日則雖似

差歇而不能暫開窓戶若開窓戶而久坐則恐致添傷故不

得見之矣若差病而可得開窓則當召之矣出又啓曰臣之見

於君猶子之於父〻母違豫至於六十日之久而不知症候輕重則為人子者其可彷徨於外不得一望顔色而退處私室坐待天命乎 上敎如是寔户決難開閉而臣之切迫之望進於寢外親聞 玉音兼陳所懷而已終不得請則決不可退矣上荅曰啓辭於禮不可故不得允許矣若調理數三日則可得差歇〻〻則當見之以又啓曰老臣無狀不敢竊比於古人而若以君臣際會言之如趙浚韓明澮河崙成希顔輩若當此事則豈有以臣切迫之情而終不得進謁乎臣之於 聖明實同家人父子内侍入處之地臣獨不得入進乎搜之情禮豈有所妨乎今日只欲入侍着只為面候 聖候而已若至差復之後

則豈敢如是煩瀆耶請許一進筵外得陳區區所懷 上答曰
明日更來則當見之公以姑待他日爲啓而退出二十一日公
又進光明門內請對則 上命入來而以房舍狹窄承旨史官
勿令入侍政院再三啓請 答曰必欲入侍則雖諸藏于外無
妨於是公入伏 御室之內承旨史官伏於其外公涕泣而啓曰
臣徒以罔極至情再三強請今承允許不勝感激 上曰卿以
年深之人累坐冷地恐其致傷以此閔念矣對曰至情所在有
何所傷乎 上曰予病不至大段而外間過慮於卿所見如何公
對曰不料 玉容之羸瘠一至於此臣今不忍仰望而 殿下
尚不從廷臣之請 殿下雖自輕其身如此而獨不念 宗社

臣民托付之重乎臣寧欲痛哭而不得也帝王執喪與匹夫有
異漢文明主也其所短喪豈出於誠孝之不足乎大明　太祖
以日易月之制其意豈偶然哉誠以帝王之身為　宗社萬民
之托其於執喪之際所重有在不可以匹夫自處故也況聖人
之制有疾則飲酒食肉俾令毁不滅性而不勝喪謂之不孝故
先正臣李彥廸居廬之日自覺氣力難支即為行權於行者墓
而小復後還旧廬後世之人謂之通儒閭閻之人不費精神專
意守喪者猶且如此況於人君萬機之煩乎臣聞朝夕水剌只
進雜飯而不進湯羹云若然則匹夫尚難支保況　王躬乎到
今發靷日迫從祔之請既已終始牢拒而頃見朝報則龍眼肉

亦勿令入於藥劑云何 聖上之固守至於此極乎 上曰其
味不好故除之矣公又啓曰駝駱人家夫人皆不以爲嫌爲
殿下亦不進御云今日入侍誠意淺薄雖未能回天而請進駝
駱以補中氣 上曰卿如是言之駝駱則當進用矣公又曰大
臣廷請 殿下既以勉從爲教而迄今不從君臣之間以誠
信相待不當如是失信今此駝駱伏乞勉從焉時 上有惡寒之
症故一室之內長設炉火而且障蔽窓户以防風寒 上爲見
公特捲西房閤藏子而見之 上聞曰外間以此房爲寒冷請
移他室卿自外入來以爲如何須緣暫開北門而致傷今則爲
其卿相見去其障蔽矣公對曰此室果爲寒冷之地而以御炉

火氣之故不知其寒大緊惡寒之症其病根深痼而 殿下諱
醫輕疾固執禮經不爲変通臣窃悶之 上又曰發顫 臣迫欲
爲擁蔽此房服藥調治而出外矣公啓曰擁戶調病中氣益虛
故一開窓戶輒致感冒此甚可慮伏願預除不緊以事以養精
神然以馳騁補养中氣時或開窓得無觸寒之慮然後方可出
外矣 上曰雖以事則前期不入而連進服藥然爲調治矣公
又啓曰藥房事體極重故必以時相兼提調者其意有在自前
御醫雖有罪罰不久收叙者以設定御藥不可人々爲之故也
今者御醫中得一等被罪在外而方外新進之人獨爲議藥云
古訓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雖有新良醫不可獨信必與舊醫

相議然後用藥可謂萬全 上不答又啓曰臣欲陳所懷而起
聖体久坐柰傷故不敢仍請退出十月 聖候日漸沉痼而
宮中且有咀呪之變大臣請移 御他闕以盡調養之方鞫
問可疑之人以洩神人之憤而 上久不允許公上箚曰宮中
凶變振古所無凶穢之物已爲狼藉現出則罪人斯得一刻爲
急擬以王法不可推問於宮中即當付諸外庭嚴鞫得情可疑
之人及行凶之跡速爲 下教于大臣使之及時鞫問以洩神
人之憤而且宮中既知有邪祟則人君不可仍御於宮內他殿
而況 殿下方在違豫之中區區小獘猶不可煩請於昌慶昌德
兩宮中俟賓廳啓辭亟命修理移 御以慰臣民之至望無狀

老臣至今不死遇此罔測之變至出於宮內而 聖上不以此
爲念宗出於妖不勝德之意甚於臣子悶迫之情欲死未得啓
骨陳危懇 上答曰省啓具悉嘉卿之意啓陳之事當深量焉
公上啓曰今日宮中之變其行凶宗跡若是其狼藉則決非一
二宮女所可獨爲必是內外通謀之事嚴鞫得情一日爲急而
殿下不付外庭每以內司究問爲教今此二三宮女倘或忍
杖而斃其可謂之無據而置之不問乎昔先正臣趙光祖以則
請罷昭格署一事至於達夜不退至蒙允許而後退此獄之重
大甚罷昭格署懸隔而三司只一二啓而退雖謂之不知討逆
之義可也愚臣妄意凶穢之物遍滿宮中則邪祟之應無所不

及大妃之昇遐適値於此時臣民之痛寃有極乎殿下爲
大妃復讐之義豈下於群下之爲君父復讐也伏願殿下
內因玉賊亟下外庭嚴鞫得情一以復大妃之讐一以洩神
人之憤焉殿下若不許臣請臣枯死闕庭不敢退出則
上答曰不允公又以此意詣闕陳啓則上答曰知道曰備忘
記延平府院君李妄陳無狀之言以惑聽聞極爲不當姑先
推考公又陳啓待罪曰伏見昨日備忘記則以臣啓辭爲妄陳
無形之說以惑聽聞至下推考之命臣惶悚隕越措身無地及
覆聖敎臣之啓辭一二措語果涉無倫罪當萬死而但原情定
律則臣之本情寔有所不然者矣伏願聖明垂察焉愚臣妄

意以爲凡人家遭邪祟之變者不一其道或人如有所惡而作爲咀呪者其意雖有所指而同居一家之人若有氣虛者先受其禍臣故之致疑無所不及而今此巫蠱之物遍滿宮中其行巫作孼旣不知始於何時則 大妃之昇遐安保其不由於此也 殿下則以爲事係 殿下之身不爲動念而若不与致疑於 大妃之表則 殿下之治此獄其可不付外庭而只使宦官內侍輩數人後〻治之乎臣之本意不過如此故因前劄之言妄陳愚見謂臣過慮則可也謂之別有他意則恐非實情也辭不達意徑致嚴敎臣之尤所究悶者平生愛君憂國之誠每爲辜恩之歸無非臣誠未格天所致 上答曰知道勿待罪甲

子八月公啓曰近日臺諫彈劾守令久不蒙允殊爲未安臣意
則依中朝例別遣御史於各道以爲澄汰之擧而不然則各道
都事以出入臺侍者名望之人極擇以送與道主相役黜陟貪
贓自戢而庶有補於治道矣 上曰擇遣都事事令該曹各別
施行九月啓曰今李有豐之事雖曰干涉 上殿其抗稱慈
旨奸濫作弊之罪不可不懲憲府之據法治罪乃其職分而自
上遽下嚴旨憲府之官盡爲遞免以此科擧亦將退定云當
此遠方多士聚會之時因一宮奴之事 聖上之過擧乃至於
如此非徒景象不好書之史冊傳播中外大非清朝之美事亟
收成命仍行科擧可也 上曰既爲遞差則不可仍收成命

一番退斥有何不可乎且渠若任意作弊則當以律甚罪之
可也既曰事係 慈殿則臺諫不可輕易論之雖父有過豈敢
於其使令之人乎臣於 宣廟朝爲安山郡守内司下人持
内旨而來臣以不曾聞由政院監官不爲奉承及臣遞歸之後
宣祖特命内司凡以事爲使聞由政院此乃 殿下家法之
所當遵行者也 上曰若言及寡躬則可以樂聞而事係 慈
殿○既已遞差決難還收矣啓曰頃日延興夫人壽宴時 慈故
殿命招諸王子而皆不赴招云極爲驚駭自 上雖使之命日
難強明日還收可也乙丑二月臺諫論綾原君殺人之事有失
宗者 上大怒揮涕 王子特遞諫官以上箚曰頃日綾原君殺

人之事閭巷傳說不勝其藉藉故言官隨聞論列請令有司查治則輕重虛實自有辨覈之地有則罪之無則置之而已何傷於原後君何負於 殿下而始有搆陷之教終有特遣之命夫搆陷云者內有所銜而陰加中傷之謂也今之法官只欲伸有司之守法杜貴戚之橫恣而已有何私憾於後原而必欲中傷之耶 王言一播四方傳頌臣中外有識之士有以窺 殿下。淺深也 荅曰省劄具悉劄所申陳無非格言益嘉卿愛之君之忠予當服膺以自省焉丙寅六月嶺南儒生等通文辭罪驅逐其方伯元鐸朝廷令本道查覈首倡者則監司鄭蘊自為款律曰至於拿鞫則似為過重張皇狀啓。只傳文書者塡乃以

名以送業府乃拿致李知重爲究問首倡之人政院以違次加

刑遽或傷損啓請停刑使不得究問以時爲金吾堂上以爲請

臣不可方 命設法政院非斷獄之地而徇私蔑法至於如此

王府之官。爲有無於其間陳啓辭職又於 筵席力陳不能

甚獘且面斥大司憲鄭經世身爲法官不能據法請罪而反營

救士豪之失措辭之間多所爭詰 上命罷經世乃引避

而追憲府以爭詰小事詬辱臺諫論以罷職 上命推考以三

告後乃上劄略曰頃日禮安儒生驅逐監司之事千古之所未

有國人之所共憤而同道親厚之人不顧是非群起而救之汲

汲然猶恐不及臣恐長此不已朝廷之上公論晦塞私意橫流

國不爲國故前後啓劄及 榻前所陳無非尊國體抑豪强扶
弱設壽國脉之計而唯其狂妄之性言語之際未免失中上觸
天怒下忤時議積謗叢身罪戾日重老敗狂言不能爲有無
於國家而徒爲招害臣身而已況身居 王府重地不能使胡
廷制一土豪而終晏然在職從他笑罵乎伏願 聖明亟遞備
局全吾之任俾安愚分 答曰省劄具悉勿辭察職 十月十八
日以於 筵席講孟子至不忍哉梁惠王章啓曰人主愛民之
心當於此章推之 先王於刑法自有定制各邑守令只用笞
五十而杖以上則必報監司凡於刑杖皆有較正之鍼其視民
如傷之意姑非偶然矣近來此法漸廢必用大圓杖赤以梁之

以為立威之地出入皆為戴去棄一時之憤必以此亂於非命而死者相繼 聖明之世安有此事請一切禁之 上曰卿言甚當予意亦然故頃日李景閔以事使之檢飭而欲治以濫刑之罪矣即命注書舉行焉 公又啓曰全羅監司閔聖徽過於強猛積失人心不可不遞回一寡婦難明獄事斃於杖下者多至八人且不為啓聞擅囚士族婦女此事尤為可駭矣 上曰此人雖有短處其所長人所難及今見其狀辭必曰此事矣處事雖越法此時不可輕易遞易矣 丁卯時左賓客有窠而銓曹不以擬適值銓官來見公曰我亦曾世子師方以二相兼經筵而不擬賓客之望必以老夫為不合於輔導東宮之任也若不可

輔導東宮則經筵之任尤重於賓客決不可冒在云矣翌日政
以公拜副賓客乃上箚辭職曰臣本愚戇無人接語前有所懷
不敢有隱頃因銓官來見有所云云昨見政目以臣擬於副賓
客而至於受點臣之所言於銓官者所重在於朝家政体也臣
之不言也謂臣不合而棄之臣之既言也謂臣欲爲而擬之此
則可擬不擬緣臣言不言而進退之也士大夫處心豈有自甘
口出而欲爲甚戚者乎不特此也臣持身無狀從前屢被年少
輩踐踏自分蹤跡決難邇側朝端感荷 聖眷不思告退者顧
大禮當前故也臣若不顧名冕偃然出仕則其於廉恥何哉伏
願 聖明亟遞臣所帶本職及知經筵左賓客一以養廉恥一

以安遏分　答曰省劄具悉此任非卿則不可而初不擬望此
宗銓官之過也卿勿控辭安心行公其時吏判洪瑞鳳陳劄待
罪云乃金慶徵以王監軍接伴使將為出去其時母病方重慶
徵以獨子不忍相離以聞其切迫之情乃上劄曰今見朝報以
順興君金慶徵為王監軍接伴使臣與其父右相金瑬隅牆而
居慶徵之母年雖未滿七十而素中病羸長在床褥時或氣絶
者數矣慶徵以無妹獨子朝夕救病其母聞其子遠行相對悶
泣不能絶裾臣目覩其母子悶迫之情狀而何敢不為陳達乎
今番接伴之任若以為非慶徵而不可則私情切迫有不可顧
此外亦有可堪者則君之於臣猶父之於子不許如許切迫之

情使慶徵方寸亂而不能專意以事延傷於孝理之治 上諮
下議書而得遞以常欲矯武夫貪縱之習雖稱有才能宿將若
被不潔之名者則不擬於閫帥之望劉夢龍貪贓國人所知而
廟堂每以擬薦至奈於平安之望公不勝痛駭於筵席言及此
事而語涉領台故其後東陽尉申翊聖時在草土陳疏辨明時
左相金瑬爲正言金宗一所斥引入不出公乃詣闕陳啓曰臣見
義州馳報事機似迫多有可憂之端備局機務必待左相金瑬
出仕後議處而瑬以人言引入大臣雖有所失臺諫必相會發
論待其歸一而後論啓乃流來旧規也今正言金宗一歷摔大
臣所失不言其名遽發於避嫌之中不過生長鄉谷不識朝家

体面所致而堂陛不尊自此為始此 聖明之所當軫念者
答曰知道金宗一泛言上下所失實非論劾之比左相不顧時
事之艱危托病不出予以為左相亦以為過矣時成大勳以贓
罪被囚將為定配以為判義禁實配於延豐臺諫以其近於家
請推禁府而移配西邊只以為徒年之罪既在中道之次今若
因臺啓而用以遠配之律則是以一時好惡而輕重之也非所
執法不撓之意乃上劄争之 答曰省劄具悉臺論中移配西邊
之說雖似過矣槐山近處定配為非云者實為至當如是文過
争辨無乃不可乎且本府既循近例有冒法遠配之人則所謂
不無後弊等語亦似出於好勝矣以又上劄畧曰臣性本木強

有懷輒陳致有文過爭辨之敎臣雖無狀豈敢自爲文過而瀆擾君上以爲好勝之計哉今延豐適近於大勳所居臺諫以臣爲偏私而請推者固無所不可而 殿下之措臣爲文過亦以此也設使體大勳之請而配以便近居非遠寓則國法亦有自顧付處之規似非大段用情之事也況臣與大勳昧素平生者乎臣今承文過之敎臣子分義固當席藁私室杜門省愆而職忝藥房不敢言退臣既在此職則所執者法決難撓改請依臺論使他堂上定配西邉而亟賜遆罷以爲人臣文過之戒 上不答而 傳曰兵曹判書李 功勳雖重亦一臣子也告君之辭似不當如是無倫此劄子還爲出給判義禁依願遆差戊辰

四月　上以平邱驛田在於故相申欽墓山之內特命賜給以以
爲東陽尉既有冒占掌隷院公甚之事今又割給驛田則大違
祖宗朝立法之意乃自兵曹據法防啓而至曰今以驛田棄
給公族臣以執法之官決難奉承　上教上大怒特命推考公
乃呈告則答曰調理出仕其後公又上劄據法爭之又因大臣
臺論　上命勿給五月公入畫講啓曰臣聞頃日筵席領相與
兄議辭職則　上下答曰兵曹判書所爲恐年少氣勝輩效之
云然乎　殿下不必以此爲念也臣有三子皆不能學臣所爲
每將入侍諫臣曰願勿多言況他人乎人之所以相愛者以其
利於己也今臣以元勳重臣連被罪黜不能自保若使年少效

臣所爲一言出口罪將不測尙非病風喪心者必不敢臣也且

臣頃於 榻前只陳古大臣與今之相業有異仍陳用人各有

所長而語及領相矣緣臣情外之言至於相臣陳劄乞免極爲

未安 上曰卿爲元勳重臣其言重大故相臣如是不安予戒

卿愼言爲此發也公又啓曰朝廷之上無是〻非〻之公議而

又無講定是非之師友自從己見各行其志銓郞雖曰極一時

之選而未聞有一人主張士論能進退人物者如是而欲望世

道之淸明不亦難乎朋友責善之道絶已久矣臣舊交金長生年

過八十身在遠地而尙聞臣過擧必貽書責問朋友道當如此也

上曰朋友不相責善云大是異事公曰聞於今日入侍諸臣則

可知矣 上曰何以如此 台曰士習厚薄由於導率其居一自
趙光祖被禍後士習隨而壞敗先臣李滉始爲振起道學而
李珥成渾繼起將以倡明吾道不幸又被黨禍至於削奪其
職自此士論泯泯無傳矣逮我 聖明朝所當以興起斯文爲
先務而不遑於此館學師儒之官鄭曄金德誠外無一人講書
於明倫堂士習何由而可正乎趙翼亦有志講學可合此任依
鄭曄例以趙翼爲師儒之長使之先講小學則士習自然振起
矣台又啓曰元鏷在麻朝奴賊充斥遼路之時奉使纔返遠至
聖朝爲毛將接伴使準朔出來且素有水疾而七十之年又
差登極使其子振河呈疏政院欲以書狀官代行而不納去矣

上曰卿言是矣元鎬之老病吏曹亦知之而擬望極爲非矣

堂上郞廳推考十月 上爲慈殿將行豐呈之禮於明春而

慈殿以年凶財竭不可設宴之意下敎于大臣於是大臣率諸

宰會于賓廳依 慈旨退行陳啓公以爲豐呈之擧特出於

聖上惟日不足之誠孝莫重於盛禮雖有 慈敎不可退行乃

以至誠感聽俾盡孝養之意上箚則 答曰省箚具悉箚辭甚

當嘉卿識見過人十一月以文帝聖爲慶尚兵使臺諫以有投

虜之罪劾遞之公上箚略曰文帝聖李一元武弁中有才能者

也雖未免有投虜不死之罪而朝廷已爲赦罪錄用試於州郡

皆有實效則其才實爲可惜況營將事目中有陞授兵使之語

希聖爲全州營將題有稱績爲八道之最故臣於政席乃以此意語於同僚安擬於兵使之望而臺評重發蓋臺諫所論者欲執國法也臣之欲用者愛惜人才也若無臺議則無以勵人臣之效節若無臣論則難以成用才之功二者不可偏廢而臺官啓辭不但論文希聖之罪至斥該曹用人之失臣老妄日甚知人又非所長乞賜遞免以安愚分庚午二月公於晝講啓曰近日吏曹以沈悅擬於三宰從政府堂上統率百官不可以庭請失節之人爲之臣等奉 聖上崇義爲明倫計也而朝家用人如此寔由於偏黨所致也向者尹安國尹履之等具以庭請之人首拜承旨故厥後庭請者至爲都承旨政院喉舌之地不可

以失節之人爲之也又啓曰濫騎之法極嚴雖奉命之臣犯罪斷不饒貸而金世濂以表人濫騎驛馬雖曰李元翼給送而擅給之罪元翼亦難免矣金堉以此沮遏銓薦寔是公論而 聖上以金堉攻斥異己因繫王獄至於削黜不亦寃乎況沈之源當斥胡時持身謹愼爲清議所推而亦以此坐貶朝廷之上是非之顚倒如此臣竊爲 殿下不取也 上曰卿言是矣然同己則雖臺諫濫騎連入清望異己則非之可乎公對曰偏黨之害人國家誠如 聖敎而然臺諫之濫騎與表人之濫騎有間而臺諫與銓郞之任其爲輕重亦自不同矣時仁同府使閔仁佶以侮辱張顯光被劾台於筵中力陳其寃仍陳臺諫凡於彈

劾風聞失實之弊故两司皆引避而持平沈東龜避辭不書以

職名故於其請出之啓 答曰不允且沈東龜避嫌中只稱李

不書職名極爲不當姑先遞差使年少輩知元惠之不可輕

侮於是以陳劄辭職答曰省劄具悉卿宜勿辭察職以攻破两

司失實之言而再上辭劄 答曰省劄具悉如是屢辭似爲不

可速出行公時李命俊陳時弊數十條上疏而其論嚴宮禁一

款有曰外間傳言宮中有新進女侍云即趙瑈金尹南之妾女

云今金趙之女必因緣曲逕而進也曲逕一開則是亡國之兆

也昔宋仁宗時外藩進二女王素諫之仁宗涕泣而出之愚臣

固不及王素之賢而 殿下獨不得爲仁宗之盛德乎疏下備

局則大臣面啓極陳曲逕媒進之弊而請亟命除出兩家之女罪其媒進之人 上大怒連下嚴音而且令法官查出言根嚴鞫處置政院三司爭之而 天威未霽至有令該曹亟選嬪御之教大臣待罪 聖批益峻公乃上劄畧曰臣於病中得見李命後之疏而至嚴宮禁一款不勝歎服心語於口曰有是哉此言也然而非我 聖明必不能成從諫如流之美也繼聞備局面啓則乃近日所未聞之直言也又以爲非 聖明不得聞此言也方爲 殿下賀爲大臣賀而今見 聖批之嚴峻出於千萬意慮之所未至臣竊悶之今 殿下之宮中若無是事言之者妄也 殿下何怒之有焉苟有是事其言雖或過重而有則

改之無則加勉而已其於 殿下有何所損而遽示訑訑之色
於大臣臺諫若是乎臣恐自此忠諫直言之臣皆將裹足納履
而不入於 殿下之庭也答曰省劄具悉予之所深惡者非爲
不在闈中之一二女僕也曰此一事欲害無辜之人大抵蹤
中條列非止一二而單舉此事並不回啓此必落於凶人術中
也惟予所見不過如此卿勿爲怪時趙廷虎以司諫亦論金趙
趙女入宮事特被嚴譴公又陳劄以救之啓曰今以用人之道
言之 殿下特授崔震立以工曹參判者爲其清慎也而朝廷
之收用於閫師守令者皆是貪贓之人也 殿下之表奬一人
者雖甚盛意而在下之人不能遵奉 聖旨豈不寒心哉近來

貪汚之人則人之救護猶恐不及羅德憲之貪贓國人所共知欲以其罪罪之則群起而救之及其定罪之後鄭忠信金起宗逢迎大臣之意欲為擧様薦拔之計至欲帶往於軍中臣峻作於以廳而不得竟以七千石貪贓之罪人濫授參議之銜還作專對之使古今天下安有此理乎臣於其日不勝憤惋乃以德憲他日必拜北兵使為言矣 上不荅九月晝講公啓曰近日奸民以徵債事請於宮家結縛外方官人因校任意此廢朝時所無之事也且各道進上之馬本道雖欲備納宮家奪納而加徵其價此則不特宮家有識宰相家亦或為之云矣 上曰朝臣如是則宮家何禁公曰近日國綱解弛貪風大起內外皆然

至有銀道復興之誅武夫。以善事爲名者才被駁遞旌陞好之
官所以有此言也蓋武夫雖有才智出衆者不得宰臣之揀薦
則難以得職故頃者有一人以船皮三十領納於宰臣家而求
官者宰臣之妻爲其賂累於家長而不受其子服其母德乃言
於羅萬甲厥後厥後納船之人果得好官萬甲爲臺諫乃劾羅
之此則萬甲被寘之本也近日其人又得好官而臺諫未曾論啓
可謂無風力也辛未三月江陵集慶殿失火至於 御容亦不能
奉出朝廷將行慰安之禮而以宗伯重臣不可遠去請送他堂
上 上命遣承旨口以爲各陵奉審必遣大臣況此莫大之変
前古所無則 聖上雖不得親往慰安不可不特遣大臣禮官

而且國有大事必告於 宗廟 聖上不幸遭此罔測之変所當引咎自責而並告於 列聖可也乃以此意再上劄爭之上命下該曹而乃防啓以又上劄曰今日大臣禮官不知舊規臆意講定而乃敢雜執前見自以爲是臣寔未曉也雖以已行旧例言之辛巳年間 智陵失火右議政鄭芝衍禮曹判書柳㙉奉審慰安而壬辰年 宣靖陵之变領議政崔興源率諸宰設虛位而行慰安之祭以此推之政院所謂宗伯重臣不可遠出之言不亦妄發乎禮曹捨此古例而更據何禮又以不送大臣爲有禮乎今此慰安審是何等事而乃敢如是埋沒雖謂之不敬可也且其啓辭曰今若復舉祭告之事則再告之瀆禮家

所嫌云臣意不當祭而祭一祭猶不可也當祭而不祭則雖一日
再祭何嫌於禮也況當初雖行慰安祭於 殿所而只遣承旨不
遣獻官其爲苟艱雖謂之不祭可也今聞封置灰燼以待朝廷
命令云灰燼安措之時依 宣靖陵慰安之例特遣大臣禮官
設虛位行祭則可無未盡之患矣且聞告 廟之時該曹當以
親祭磨鍊而未及致察無聞於彝常告祭實爲欠禮今若 殿
下引咎自責親行告祭於 宗廟以示其不自安之意則可無
再造之嫌而實爲情理之所當然也者 答曰省箚具悉此事
曰蒼黃未免苟艱卿之所陳實有定見但再行慰安只此悔恨而
已三月 上命靖社一等勳臣設宴東宮伏於左兩大君伏於

右公進 上前曰今見兩大君請陳諸宮家之弊以爲將來之
戒宮家田畓免稅本非法典而以一時恩命科外濫數以至宮
奴等又從而作弊若此不已國家稅入日縮不可不慮 上曰
此弊予亦知之但 先朝已給之物到今減削未安故不能爲
矣公曰旣往已矣自今以後切勿如前加數以貽無窮之弊以
家之事必有定限可也 上曰當留念焉公又啓曰諸宮家下
輩等橫行列邑奪占閭家田民者到今尤甚無勢之民何處告
訴乎以此民怨頗甚云矣 上曰奸濫下人予捉囚于內需司
至於杖斃而猶不知止云甚可駭也公曰如此之事實是宮奴
奸濫所致豈皆宮家所知者乎自 上若隨現痛治則其弊自

止矣公又啓曰外人皆以爲臣與左相好自 上唱下嚴不相
敎使之協力輔國臣意 上敎於筵上日久者寧矣臣每於
榻前陳金瑬過失而金瑬則納臣於度量中不相較者知臣本
心也以此推之臣不知瑬而瑬則知臣也左相曰臣與李 皆
有好勝之心或有所爭之事臣亦不無忿懥之心而知其本心
故不以爲嫌相見則少無所礙矣臣見李元翼〻〻戒之曰兩
人不相好國之大根絶矣云臣亦是其言而至於當國大事各
有所見不得爭不 上曰人各有是非爭之則無害兩人相好
則豈非國家之福乎又啓曰頃者唐差之來接對所堂上一則
醉臥其家一則出去他處竟致唐差怒而兩人不爲自首待

罷臺諫又不論欺蔽之罪古者初入仕必以六行俱備差除而
今則以鄉曲無識之人驟除好官人皆曰善事銓官而得之云
政曹之貪風臺官之欺蔽如此何以爲國乎 上曰昔李珥成
渾兩人相友善李某之學識不下於成渾而珥爲銓長時雖或
微細之事必問於渾師友之道固當如是矣今則徒知攻擊異
已而無責善好問之人之心世道日漸汚下無足怪也 皇明
則有昭代典則而我國則不然史官一不書政之得失人之是
非翰林不爲翰林事注書不爲注書事以至外方監司前人所
爲則後人不爲互相傾軋萬事如此矣 又於朝講啓曰近來諸
宮家作弊之事罔有紀極曩日麻東宮所占之地因以有之發

遣宮奴作弊民間悉皆日甚至於嶽徵納私債提囚京主人刑虐萬端法府之官亦不能禁斷矣 上曰頃日進中大憲朴東善親承禁斷之教其人今雖已遞何可每人而下教乎在有司舊處置矣公又啓曰近日備局用人之道多失古規在昔監兵使薦望必圈点於備局堂上及三公取其多点者而今則不爲圈点此甚誤規 祖宗之法不可廢也必須復古爲之可也 上曰何以不爲乎問于備局公以判義禁曾於申淑女獄事設啓時自 上有不察誤決之教而獄事時未決未故出仕之日乃上劄待罪曰申淑女之事極涉疑獄而其爲人多言行悪得罪於一門至於見黜之後又得無頭鬼於其家而事干等亦爲六

度承服則李澥等為父復讐之狀烏得不發乎若以獄事不成
律以反坐則寔為過當故三省該啓之時以父子復讐之心無
所不用其極設有此疑勢所然也為澥而大槩此獄承服在前
發明在後雖與終始發明者似為有間然按獄之体事干等恩
杖既覺之後則成獄無據故臣與三省諸臣十分相議以啓矣
頂承 聖教臣之不審議決之罪固所難免惶恐待罪 上答
曰知道勿待罪○以啓曰向日本府坐起時全州士人金峻業呈
狀渠之奴婢被奪於興安君云云因峻業狀辭捉囚興安君奴
子將欲推問而近緣多事未及決罪矣昨日坐起臣以還長往
參禁府廳試則刑曹當為処決故時未結末矣大槩興安君称

作奬中外奔人莊獲國人所知王子君作奬自法司風聞決罰非今斯今自古而然昨日同僚之決罰宮奴尤有其由而乃敢爲一作奬奴侵撓法官多費辭說至於上徹冒瀆天聽其無朝廷蔑法官極矣此習一長法不得行於勢家國不爲國所関不甚重且大乎臣爲憲長重被興安君之醜侮緣臣無狀隳損臺閣風采請命遞斥臣職 荅曰勿辭

跋

右故延平府院君李相公遺事而余所纂輯者也余年後於公十六歲各在京鄉未得源源相從特以義氣許爲心友公以余爲知公者莫如余余以公爲知余者莫如公公自少出入牛栗兩先生門下年有少長時有先後縱未及一時並登亦不可不謂之同門也竊見公之言行出處則癸未年間栗谷爲群少所搆捏將不測人皆畏縮無敢出一言伸救者公獨不計利害挺身攙當前後疏章非至一再於是以公爲黨論一邊人無不擯斥己丑逆變公力救鄭相彥信及白振民然後人始稍稍歎服矣至如鄭仁弘則與公爲平生讐敵國人所知而戊申年仁弘

被竄時以言于當路而救之甚言雖未得見施人皆知以前日許多陳疏不過徹師友而已非為其盡論也及其反正後十餘年當國處事之際論議之間雖或有過激之病原其本心則非有偏私是以舌役無此萬口一談皆以為君子人也語曰侏儒覌一節此數款雖少亦可以知以之大槩矣言之至此又有所悲感焉往在乙丑冬余拜以於寓宅其時月沙亦適至於是相與縣坐從容談話語及重峰月沙曰吾東方萬古綱常非重峰幾乎墜地重峯事業非士彦將至於泯沒無傳天旣生重峰又生士彦其非偶然也以日謡目戲之曰士彦於重峯未及登門覿德而猶尚如此况與我既為知己又為同門則士彦豈稱為重

峯之士彥乎余荅曰余之爲相以士彥則易矣窮廵相以不得

爲士彥之重峯也因相與戲笑而罷後數日以袖一卷書來至

鄙所謂余曰吾之平生事蹟畧備於此但語多支蔓君可留置

左右時時披閱以君所見删削可也因出而贈之乃甲寅年推

考洲也厥後余又與以會滄浪翁家打話滄浪時病不能起居

吾兩人獨聚首團窡滄浪扶而起頽而戲之曰我則病已至此

無復可爲觀二友相與好媄炻之心自然出矣因歔欷歎息吾

兩人不勝悲感揮涕各散未幾滄浪竟至不救其後六七年間

以及月沙相繼而逝唯余一身孑孑獨存每念及此不覺涕泗

交頤也後丙戌秋以之孫延陽延城兩相以以公平居日記𢰅

余編輯余友霞思々々之親舊零落已盡此編之餘非余其誰
遂分類為八從名之曰老辣遺編或問老辣是何意余曰昔秦
檜使所親說晏敦復曰公能曲從要地朝夕可至敦復曰薑桂
之性老而愈辣吾豈爲身計誤國事耶檜卒不能屈余之以老
辣名編即此意也或人曰酷好々々文嘗一日夜余方就寢有
人來問余曰遺編二字請改以灦辭既覺乃一夢也余心甚怪
之未知灦字之意義偏考大廣益會亦諸書灦骨也於是改名
曰老辣灦辭不意昔時戲言今反爲真讖也追惟笑語琅々在
耳言念容儀宛々心目悲感之懷不能自已抑余今年八十必
一疾病沉痼地下相逢想不遠矣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頃以

此自廳未死之前其何堪寃〻恨〻今於編末聊敘首尾如此
未知後日吾三家子孫其亦有覽此而同一悲感者歟噫〻傷
乎〻〻 辛卯仲春既望延昌後人安邦俊敬書